

詩經疏義 通卷之十八

蕩之什 三之三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必亦疾威上帝其命

多辟匹亦天生烝民其命匪謀叶市林反或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叶謂深反

賦也蕩蕩廣大貌辟君也疾威猶暴虐也多辟多邪

辟也丞衆謀信也○言此蕩蕩之上帝乃下民之君

也此據理而正言蕩也今此暴虐之上帝其命乃多

邪僻者何哉此方怪之而蓋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

信者蓋其降命之初無有不善而人少能以善道自

終是以致此大亂使天命亦罔克終如疾威而多僻

也此又其故蓋始為怨天之辭而卒自解之如此解

者發明其理劉康公曰韓愈焦剛大曰劉康公定王同母弟所謂

王季子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韓愈程子曰民

受天地之中也謂性也朱子曰此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

敗以取禍此之謂也我致矣豈亂亡之足慮哉韓愈

呂氏曰福本自有故曰養福自外來故曰取王氏曰

受天地之中一也則靡不有初敗以取禍者幾則鮮

克有終鮮克有終則命棄誰矣又曰此章前四句有

怨天之辭後四句乃鮮前四句謂天之降命本無不

善惟人不以善道自終故天命亦不克終如疾感而

多邪辟也增釋許氏曰此章言人之多辟非天命

之本然人自失其初爾以起後章之意

○文王曰咨咨音汝殷商曾音汝是疆御曾音汝是拊音汝克曾

是在位曾音汝是在服音汝天降音汝怙音汝德安音汝與是力音汝

賦也此設為文王之言也咨嗟也殷商紂也韓愈

契始封商地在洛陽受命亳強禦暴虐之臣也拊

克聚斂之臣也服事也怙慢凶德之與起也乃如力

行之力。詩人知厲王之將亡故為此詩託於文王

所以嗟嘆殷紂者言此暴虐聚斂之臣在位用事乃

天降怙慢之德而害民然非其自為之也乃汝興起

此人而力為之耳天之生人不齊有善必有惡進退

可責而用小人者深可責也增釋許氏曰此章言

五六句

○文王曰咨咨音汝殷商而秉義類疆御多對直類流言

以對寇攘式內侯則慮侯祝周救靡屆靡究

賦也而亦文也義善對怨也流言浮浪不根之言也

候維也作讀為詛詛祝怨謗也○言汝當用善類而

反任此暴虐多怨之人上章言強禦格克此又專以強禦言蓋暴虐者必聚斂言

強禦則格克在其中矣使用流言以應對則是為寇盜攘竊而

反居內矣是以致怨謗之無極也暴虐之人取怨多矣而又詭言無怨

以欺其上驕賊如此是以來怨謗之甚也○增釋許氏曰此章而秉義類謂女以為善類而秉之者乃下

文強禦之類蓋心德不明以不義為義也流言者便

後辨捷如水之流也末二句任用非人致民之怨謗無所不至此與上章皆用人之失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包然交然交于中

國叶于歛怨以爲德不明爾德特無背布內無

爾德不明以無言口無無卿

賦也包然氣健貌暴虐之意也輯錄謝氏曰以傲

然之歛怨以為德多為可怨之事而反自以為德也

昏亂之君是非顛倒故其所為如此背後側傍陪貳也輯錄謂副貳王

言前後左右公卿之臣皆不稱其官如無人也君有

則能知人而官盛任使矣德既昏昧則舉枉錯直國

之空虛無怪也○增釋許氏曰此章言尚氣陵物不

知脩德而惡人以類而聚下章沈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洎爾以酒不

義從式叶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悔叶呼式號式呼

火故俾晝作夜叶羊賦也洎飲酒變色也式用也言天不使爾沈洎於酒

而惟不義是從而用也不義與上章義類相反即小人也洎於酒則昏於德不知

其為惡類而任之矣呼號誰呼使晝作夜荒亂甚矣止容止也輯錄嚴氏曰尔之容止既自取

叶瓠誰呼使晝作夜荒亂甚矣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叶

當小大近喪息浪反人尚乎由行叶戶內爨反

皮器于中國覃及鬼方反

賦也蜩音條蟪皆蟬也如蟬鳴如沸羹皆亂意也小者

大者幾於喪亡矣小大指政事言即所謂蜩蟪沸羹者尚且由此而行

不知變也此人字斥厲王與與怒覃延也鬼方遠夷

之國也輯錄胡庭芳曰夏曰簞鬻商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魏曰突厥見唐高祖紀其實一

國而異其名也言自近及遠無不怨怒也增釋許氏曰此章

棄舊典此兩章皆為政之失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叶上殷不用舊叶反

死雖無老成人尚省典刑曾莫聽湯經大命以傾反

賦也老成人舊臣也典刑舊法也以先王之良法言

常法言曰典刑循守典刑即是用舊而上章之亂政

不行矣輯錄謝氏曰三代而上國有大政有大議有

大疑皆決於老成人之言曰圖任舊臣人共政殷先

王所以立國也曰人惟求舊曰無侮老成人盤庚所

以興也曰汝惟商老成人宅心知訓周公所以誨康

叔也犁老播棄格人罔敢知吉紂所以亡也在位罔

有着舊俊在厥服言非上帝為此不善之時但以

殷不用舊致此禍爾雖無老成人與圖先王舊政然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紀竭去枝

葉未有害

許局暇

本實先撥

蒲末反

叶方

殷鑒不遠在

夏后之世

叶始制私

賦也

顛沛

音仆拔

皮八本反也

揭本根

蹶

音起之貌

猶絕也。鑒視也。夏后桀也。

增釋許氏曰：孟子註夏禹之世，號夏后氏，后君也。禹受禪於君，故夏稱后。言大木揭然將蹶，枝葉未有折傷而其根本之實已先絕，然後此木乃相隨而顛拔爾。

指國家天命言蘇氏曰：商周之衰，典刑未廢，諸侯未畔，四夷未起，而其君先為不義，以自絕於天，莫可救止，正猶

此爾。此亦以天為根本之實也。殷鑒在夏，蓋為文王嘆紂之辭。

周鑒之在殷，亦可知矣。輯錄歐陽氏曰：非獨周之鑒，蓋厲王也。增釋此章言君自絕於天，則必亡之，其以終首章之意。此詩雖體而未嘗一及當時也。

蕩八章章八句。首章言其非，又天命以攷亂，總言為我敗天命之故。四章以自昏其德為任用小人，故五章又以沈酗酒德為自昏之故。則以漸推本而言之也。六章言亂政斂怨之極，則申二章三章之意。七章言廢棄舊章不遵常法，以傾大命，則承六章之意。而又結首章之意。八章言其自戕自伐，則又承七章之意。而重結首章之意。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維斯戾。

賦也。抑抑，密也。隅，廉角也。孔氏曰：隅者角也。廉者獲也。角必有稜，故曰廉隅。

鄭氏曰：人密審於威儀者，是其德必嚴正也。故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道行於身，如色溫貌恭之類。心平者言其

蕩八章章八句。首章言其非，又天命以攷亂，總言為我敗天命之故。四章以自昏其德為任用小人，故五章又以沈酗酒德為自昏之故。則以漸推本而言之也。六章言亂政斂怨之極，則申二章三章之意。七章言廢棄舊章不遵常法，以傾大命，則承六章之意。而又結首章之意。八章言其自戕自伐，則又承七章之意。而重結首章之意。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維斯戾。

賦也。抑抑，密也。隅，廉角也。孔氏曰：隅者角也。廉者獲也。角必有稜，故曰廉隅。

鄭氏曰：人密審於威儀者，是其德必嚴正也。故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道行於身，如色溫貌恭之類。心平者言其

蕩八章章八句。首章言其非，又天命以攷亂，總言為我敗天命之故。四章以自昏其德為任用小人，故五章又以沈酗酒德為自昏之故。則以漸推本而言之也。六章言亂政斂怨之極，則申二章三章之意。七章言廢棄舊章不遵常法，以傾大命，則承六章之意。而又結首章之意。八章言其自戕自伐，則又承七章之意。而重結首章之意。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維斯戾。

賦也。抑抑，密也。隅，廉角也。孔氏曰：隅者角也。廉者獲也。角必有稜，故曰廉隅。

鄭氏曰：人密審於威儀者，是其德必嚴正也。故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道行於身，如色溫貌恭之類。心平者言其

蕩八章章八句。首章言其非，又天命以攷亂，總言為我敗天命之故。四章以自昏其德為任用小人，故五章又以沈酗酒德為自昏之故。則以漸推本而言之也。六章言亂政斂怨之極，則申二章三章之意。七章言廢棄舊章不遵常法，以傾大命，則承六章之意。而又結首章之意。八章言其自戕自伐，則又承七章之意。而重結首章之意。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維斯戾。

賦也。抑抑，密也。隅，廉角也。孔氏曰：隅者角也。廉者獲也。角必有稜，故曰廉隅。

鄭氏曰：人密審於威儀者，是其德必嚴正也。故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道行於身，如色溫貌恭之類。心平者言其

蕩八章章八句。首章言其非，又天命以攷亂，總言為我敗天命之故。四章以自昏其德為任用小人，故五章又以沈酗酒德為自昏之故。則以漸推本而言之也。六章言亂政斂怨之極，則申二章三章之意。七章言廢棄舊章不遵常法，以傾大命，則承六章之意。而又結首章之意。八章言其自戕自伐，則又承七章之意。而重結首章之意。

用心均平無處不然凡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

形於身者皆致意也輯錄王氏曰德譬則宮城之中可知矣彭氏曰惟德

有廉隅也親其隅則宮城之中可知矣彭氏曰惟德

之隅蓋有諸中必形於外也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

觀曾子所言正顏色動容貌孟子所言見於面蓋於

皆是哲知庶衆職主反也○衛武公作此詩使人

日誦於其側以自警輯錄嚴氏曰詩皆自警之言脩

身治國平天下之道與中庸大

學相言抑抑威儀乃德之隅則有哲人之德者固必

有哲人之威儀矣而今之所謂哲者未嘗有其威儀

則是無哲而不愚矣夫衆人之愚蓋有稟賦之偏宜

有是疾古者民有三疾與此義同不足為怪哲人而愚則反矣其

常矣呂氏曰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下孟四國順之詩

反○謨定命遠猶辰告叶古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賦也競強也覺直大也邪狹小則明且顯也詩大謨

謀也大謀謂不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也定審

定不改易也命號令也猶圖也遠圖謂不為一時之

計而為長久之規也辰時告戒也辰告謂以時播告

也詩謨定命遠猶辰告治人之事也敬慎威儀治己之事也皆所以盡君人之道也則法也

○言天地之性人為貴輯錄性生也董仲舒故能盡

人道則四方皆以為訓有覺德行則四國皆順從之

此盛德自然之効故必大其謀定其命遠圖時告敬

其威儀然後可以為天下法也然此五事乃君道之當

民法也於此勉之則盡人道覺德行可至而順之訓

後可以定其命必遠其圖而後可以時其告護之計  
猶之遠此自綱領上說所以立一代之規模者也命  
之定告之辰此自號令上說所以為一時之政事者  
也此戒其加於人者不可不審諸已也敬慎者戒懼  
之存乎中威儀者輝光之著乎外威而能敬儀而能  
慎則容止必可觀進退必可度而斯民無不畏而愛  
之則而象之此勉其脩於  
已者必有以示於人也

○其在于今叶音興迷亂于政叶音顛覆厥德荒湛南

同反下于酒叶音女音雖湛樂音從弗念厥紹市罔敷反

求先王克共九勇明刑叶音賦也今武公自言已今日之所為也興尚也尚者尊

言其所行以此為先也文武公使人誦詩而命已之詞也後凡

言女言爾言小子者放此湛樂從言惟湛樂之是從

也紹謂所承之緒也前人功績敷求先王廣求先王

也

辨行之道也增釋吳師道曰敷求先王其共執刑法

也言凡所以政承謨命猶告言顛覆厥德承敬慎威儀

不可從也得不思念所承之緒之重乎今乃不法先王

不守明法則湛樂之甚而厥緒危矣反承反說而為

詞也

○肆皇天弗尚叶音如彼流泉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

洒掃廷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叶音用戒戎

作用湯他歷蠻方

賦也弗尚厭棄之也尚則尊崇之矣弗淪陷胥相章

表戒備戎兵作起邊遠也○言天所不尚則無乃淪

陷相與而亡如泉流之易乎是以內自庭除之近外

及蠻方之遠細而寢興洒掃之常大而車馬戎兵之

變慮無不周備無不飭也。上章所謂訂謨定命遠猶

辰告者於此見矣。以無內外無遠近無細大無常變

皆當備飭不可一事之不至也。此又先致微懼之意

後致教告之詞以申訂謨定命遠猶辰告兩句之意

解歸解順曰夙興夜寐脩身之事也。洒掃庭內齊家

之事也。身者民之主。家者國之則身脩而家齊是豈

不足以為民之章乎。車馬所以安身也。固不可以不

脩。弓矢戎兵所以防患也。尤不可以不戒。在我者既

不至於妄動則在彼者亦不敢以輕侮此又治國之

要也。詳於內而不遺乎外。謹於大而不忽乎細。地有

遠近之不同而慮之無不周。事有常變之不同而備

之無不飭。此所以為訂謨定命遠猶辰告之實也。歎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

話敬爾威儀。何反無不柔嘉。何反居白圭之玷。丁

反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和反吾也。

賦也。質成也。定也。曰成曰定皆侯度諸侯所守之法

度也。虞慮話言柔安嘉善玷缺也。○言既治民守法

防意外之患矣。輯錄蘇氏曰苟失其民心慢又當謹

其言語蓋玉之玷缺尚可磨鑿。良嫌使乎言語一失

莫能救之其戒深切矣。質入民謹侯度戒不虞即上

則備矣而治已專為教告之詞以申訂謨定命以下

威儀之本此又專為教告之詞以申訂謨定命以下

四句之意也。故南容一日三復此章而孔子以其兄之

子妻之。去聲此又推之以為學者之法。輯錄黃勉齋曰

一次三復亦非謂只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此二句莫捫門朕言不

可逝矣。無言不讎。又反無德不報。救反惠于朋

友。已反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賦也易輕捫持逝去讎答承奉也。○言不可輕易其

言蓋無人為我執持其舌者故言語由已易致差失

常當執持不可放去也。不可易不可苟不可放丁寧

當嚴為之防也且天下之理無有言而不讎無有德而不報

者若爾能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則子孫繩繩而萬民

靡不承矣皆謹言之效也。朋友羣臣也小子凡後生

中之人禍福繫焉能謹其言則人皆蒙其德惠矣是

以天命佑之而子孫繩繩人心歸之而萬民靡不承

也謹言之效其大如此○自此以下專申敬

慎威儀一句之意而此章正接慎爾出言

○視爾友君子輯音集柔爾顏叶魚不毀有愆相息亮

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享云觀神之格

叶剛思不可度待洛思矧可射音亦叶思

鵠反賦也輯和也遐何通愆過也尚庶幾也屋漏室西

隅也觀見也格至度測矧况也射數通厭也○言觀

爾友於君子之時和柔爾之顏色和柔者不其戒懼

之意常若自省曰豈不至於有過乎蓋常人之情其

脩於顯者無不如此然視爾獨居於室之時亦當庶

幾不愧于屋漏然後可爾無曰此非明顯之處而莫

予見也當知鬼神之妙無物不體其至於是有不可

得而測者不顯亦臨猶懼有失况可厭射而不敬乎

此言不但脩之於外又當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

聞也地有隱顯而鬼神之妙無隱顯鬼神無往而不

此蓋恐其於顯明之地用功而幽隱之子思子曰君

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用功之密如此輯錄言君子言動而後又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用功不發信也輯錄此自鬼神之神之體物而言也微與誠對顯者以此輯錄此自鬼神之神之體物而言也微與誠對顯與不可揜對自其妙言之曰微自其實言之曰誠此正心誠意之極功極功者言其功夫至到而無以而意無不誠矣不愧屋漏而武公及之則亦聖賢之徒矣是能戒懼而心無不正矣

○辟爾為德俾臧俾嘉叶居何反淑慎爾止不愆于儀叶牛何反不僭不賊鮮息既反不為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

角實虹戶公反小子叶獎里反

賦也辟君也指武公也止容止也僭差賊害輯錄解賦則於理無所害則法也無角曰童虹同潰亂也

輯錄字書○既戒以脩德之事而又言為德而人法之猶投挑報李之必然也彼謂不必脩德而可以服

又者是牛羊之童者而求其角也亦徒潰亂汝而已

豈可得哉既言功夫之當然又設詞以見效驗之必以明功夫不可闕而效驗不可誣也

○徑而其甚反染而漸反柔木言緝之絲叶新夷反溫溫恭人維德

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與言叶其維愚人覆謂我僭叶七尋反民各有心

興也徑染柔貌柔木柔忍之木也柔木以興溫恭

為可緝綸也緝錄謝氏曰柔之綸以為弓也輯錄謝氏曰柔之基者堂宇之所由以成也話言古之

善言也覆猶反也僭不信也民各有心言人心不同  
愚智相越之遠也此章專以溫恭言又以丁寧致意  
至終蓋皆告以不  
可不慮言之意

○於乎音烏乎音小子叶獎未知臧否音匪匪手攜之

言示之事叶上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

亦既抱子上同民之靡為羅誰夙知而莫音成

賦也非徒手攜之也而又示之以事非徒面命之也

而又是其耳所以喻之者詳且切矣假令言汝未有

知識則汝既長大而抱子宜有知矣輯錄輔氏曰武

謂其小子可謂不自盈滿矣只此便見其溫柔之意

言示之事諭之明也言提其耳告之切也告之者

人若不自盈滿能受教戒則豈有既早知而反晚

者乎謙受

○昊天孔昭叶音灼我生靡樂音洛視爾憂憂莫公我心慘

慘當作慄七到誨爾諄諄反聽我藐藐美角匪用為

教叶入覆用為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老叶音莫

賦也憂憂不明亂意也慘慘憂貌輯錄輔氏曰言昊

之靡樂也其所以靡樂者即下諄諄詳熟也藐藐忽

略貌輯錄人不知自備則以耄老也八十九十曰耄

左史所謂年九十有五時也

○於乎小子見上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叶虎

天方艱難曰喪息退厥國叶于取譬不遠曰天天不忒他

反回適于捕其德俾民大棘

賦也舊舊章也或曰久也止語詞庶幸悔恨忒差適

憊棘急也○言天運方此艱難將喪厥國矣我之取

一警夫豈遠哉觀天道禍福之不差忒則知之矣今汝

乃回適其德而使民至於困急則喪厥國也必矣通

其德敬之反也。自十章至此教告得切大意皆同

然十章其詞婉所以誨之也十一章其詞厲所以責

之也十二章其詞危所以懼

之也愈言之而意愈深矣

抑十二章二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楚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矣東

許文錄曰武公卒於平王之十三年則此詩猶

乃平王時詩未可以東遷離亡之說斷之也猶

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上士既長大

也士苟在朝音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

於朝夕以交戒我在輿有旅賁音之規旅賁衛

也解錄夏官旅賁氏掌執戈位宁有官師之典

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倚几有誦訓之諫

間謂之宁師長也典常也倚几有誦訓之諫

御之箴臣也臨事有警史之道樂師史太史

道言實君有師工之誦樂師工皆史不失書矇不

失誦以訓御之也於是作懿戒以自儆及其

沒也謂之魯聖武公輯錄真氏曰自卿以下無

在輿以下無一與不欲聞箴規之言猶且作抑

詩使人誦之不離其則如是而意不誠心不正

者未之章昭曰懿讀為抑即此篇也董氏曰侯

包言

輯錄隋經籍志韓詩翼要十卷侯包撰包學韓者也

武公行年九十

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去於其側然則

序說為刺厲王者誤矣首章專以威儀言二章

事威儀為實功三章又以迷亂政事為標準威儀

為戒四章則專言政事五章雖及政事而歸重

於威儀六章既言政事而發持敬之功又言威儀之

敬七章主於威儀而發持敬之功極功八章又言

威儀當敬而不可慢也如此九章以後反覆告

戒專在威儀既以溫溫恭人正言之又以回過

其德反結之然則威儀政事皆所當謹而威儀

為最重用功之道則持敬為最切故篇中不愧

屋漏一語乃其要之要也。增釋許氏曰武公

之持見於經者三淇澳人頌之辭亦以盡力

於學問而成其德也賓之初筵抑則其自作也

皆有威辭酒誥威儀慎言語之意豈武公少年

之失在此乎及聞君子之言猶然悔悟而自勸

後晚年自為歲戒之辭必恐恐於此矣謂之

聖武公是真有不可及者也

彼桑柔

與劉憂叶篇內多放此

其下侯旬

力活

其劉彥

音此下民不殄心憂倉

初亮

兄與况填

舊說古

兮倬彼昊天

叶鐵

寧不我矜

比也苑茂旬徧劉殘殄絕也倉兄與愴音同悲

閔之意也填未詳舊說與陳塵同蓋言久也或疑與

瘖音字同為病之義但召旻篇內一字並出又恐未

然今姑闕之。舊說此為芮伯刺厲王而作春秋傳

亦曰芮良夫之詩文公元年輯錄疏芮伯周同姓國杜預云芮國在馮翊臨雷縣則在

西都也則其說是也。以桑為比者桑之為物其葉最

成豐及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比

周之盛時如葉之茂其陰無所不徧至於厲王肆行

暴虐以敗其成業王室忽焉凋弊如桑之既采民失其陰而受其病輯錄輔氏曰首二句此周之盛時仁覆天下也次二句此厲王殘虐害及天下故君子憂之不絕於心悲閔之甚而至於病遂號天而訴之也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叶此亂生不夷靡國不

泯叶彌鄰反民靡有黎具禍以燼叶咨於於音乎呼有

哀叶音依國步斯頻

賦也夷平泯滅黎黑也謂黑首也具俱也燼灰燼也

輯錄輔氏曰無國不滅無民不燼則甚言之耳步猶運也頻急蹙也○厲王

一之亂天下征役不息故其民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

之自此至第四章皆征役者之怨辭也

○國步蔑蔑昊天不我將叶反靡所止疑叶如字

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叶其誰生厲階叶居

至今為梗古杏反叶古黨反

賦也蔑滅資咨將養也疑讀如儀禮疑立之疑定也

鄉射禮賓升西階上疑立土人階階東疑立鄉飲酒亦有此文又士昏禮婦疑立於席之西輯錄注疑立

正立自定之貌徂亦往也競爭厲然梗病也○言國將危亡

天不我養居無所定徂無所往然非君子之有爭心

也誰實為此禍階便至今為病乎輯錄解頤曰無爭者君子之所已

亂好爭者小人之所以生亂蓋曰禍有根原其所從來也遠矣

○憂心慙慙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俾都但怒叶暖

自西徂東叶音丁靡所定處多我覯瘠武巾孔棘我圍

賦也。土鄉宇居辰時，俾厚親見瘠病。輯錄瘠當棘之心  
圍邊也。或曰禦也。輯錄鄭氏曰：多矣我之見病也。急  
矣我之在邊也。

○為謀為慮叶音。亂况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  
執執逝不以濯。其何能徹載胥及溺。叶奴

賦也。感慎况滋也。序爵，辨別賢否之道也。輯錄李迂  
有序上賢則加以上爵，中賢則次之，下賢則又次之。  
若小加大，淫破義則失其序矣。曹氏曰：外之公侯伯  
子男內之公卿大夫士皆爵也。○增釋：執執，手持熱  
物也。輯錄。蘇氏曰：王豈不謀且慎哉，然而不得

其道，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故告之以其所當憂而  
誨之以序爵，且曰：誰能執執而不濯者，賢者之能也。

亂猶濯之能解熱耳。不然則其何能善哉。相與入林

陷溺而已。一章自為悲悶之詞。二章三章四章述征  
役者之怨詞，亂亦甚矣。此章又為忠告之

詞而教之以已亂是則詩人之忠厚也

○如彼朔風，亦孔之愛。民有肅心，莛音耕云不

逮好。呼報反是稼穡方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賦也。朔，鄉向。俊，吧。庵入声氣肅，進莛使也。○蘇氏曰

君子視厲王之亂，悶然如朔風之人。吧而不能息，雖

有欲進之心，皆使之曰：世亂矣，非吾所能及也。於是

退而稼穡，盡其筋力與民同事，以代祿食而已。當是

時也，仕進之憂甚於稼穡之勞，故曰：稼穡維寶，代食

維好，言雖勞而無患也。

○天降喪

反息浪

亂滅我立王降此蠢賊稼穡卒痒音哀

恫音

中國具贅

反之丙

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賦也恫痛具俱也贅屬獨也言危也春秋傳曰君若

綴旒然與此贅同

流音同附肉之懸者輯錄見公羊傳襄公十六年

卒盡荒

虛也旅與贅同穹蒼天也穹言其形蒼言其色○言

天降喪亂固已滅我所立之王矣又降此蠢賊則我

之稼穡又病而不得以代食矣哀此中國皆危盡荒

是以危困之極無力以念天禍也

上章憂亂而退為家食此章災禍並

起而退無可食則皆自痛之詞也

此詩之作不知的在何時其言滅

我立王則疑在共和之後也

厲王流彘二相周召以太子靜幼共理國事故

曰共和又蘇氏古史云厲王流彘國無主有賢諸侯曰共和諸侯宗之因多其年曰共和輔氏曰此謂

賦我立王則為共和以後矣然又謂告尔憂恤詢尔序爵則非追刺之語也故朱子疑之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

叶側

秉心宣猶考慎其相

自息

反叶

維彼不自獨俾滅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賦也惠順也順於義理也宣徧猶謀相輔狂惑也○

言彼順理之君所以為民所尊仰者以其能秉持其

心周徧謀度考擇其輔相必眾以為賢而後用之

考

辨之明慎者用之謹彼不順理之君則自以為善而不考眾謀

自有私見而不通眾志

好自用也所以使民眩惑至

於狂亂也

上之人顛倒是非則民之惑亂無怪矣

於狂亂也人君有賢否故用舍有得失今王不為惠

君而為不順也至此而序爵之云不可誨矣

○瞻彼中林

反

其鹿朋友已諧

子念反叶

不

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與也。牲牲衆多並行之貌。同類和輯之意。諧不信也。

胥相穀善谷窮也。言朋友相諧不能相善。曾鹿之不

如也。此以人不興。言上無明君。下有惡俗。是以進退

皆窮也。無明君則人道廢。故俗惡如此。上章舉措

無所容其身上下俱可怨而實皆怨其上之詞也。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篑狂以喜匪

言不能胡斯畏忌。叶巨反

賦也。聖人炳於幾先。解錄炳明也。幾平聲。幾微兆朕也。所視而言者

無遠而不察。前知如此。神蓋如此。愚人不知禍之將至而反往

以喜。今用事者蓋如此。我非不能言也。如此畏忌何

哉。言王暴虐人不敢諫也。前章言上下胥而為惡。如識微之士而皆安危利留之人使能言者不敢言之則禍將至而不可救矣。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叶徒反維彼忍心是顧是

復。方六反民之貪亂寧為荼毒

賦也。迪進也。忍殘忍也。顧念復重也。荼苦菜也。味苦

氣辛能殺物。故謂之荼毒也。○言不求善人而進用

之其所顧念重複而不已者。乃忍心不仁之人。前云

賜是不智也。此云忍心顧復則同。惡相濟而不仁甚矣。序爵之云又何誨哉。輯錄解頤曰。良人者國之

實也。則棄之而如遺。忍心者民不堪命所以肆行貪

亂而安為荼毒也。小人在位以忍心倡之則民以忍

已難盡其忠。此章舉措失宜而民皆肆其惡。是亦怨其上之詞也。

○大風有隧音遂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

維彼不順征以中垢古口反叶

興也隧道式用穀善也征以中垢未詳其義或曰征

行也中隱暗也垢汗穢也○大風之行有隧蓋多出

於空谷之中以興下文君子小人所行亦各有道也

此以人物各有趨向為興君子所行者善道小人之行隱暗汗穢而已後章民之罔勣以下皆見其隱暗行也

汗穢之行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

其良覆俾我惇叶蒲

興也敗類猶言圯音音族也輯錄堯典蔡氏曰圯敗族

也物王使貪人為政我以其或能聽我之言而對之然

亦知其不能聽也故誦言而中心如醉無可與語

誦言猶云由王不用善人而反使我至此惇音音

獨語也任小人而不聽善言舍君子而不見信用是以使我

憂之甚也惇音音即如是如醉疊言之爾輯錄輔氏曰上

章以上兩句與下四句此章則以上一句與下四句

耳大風則有遂矣貪人則敗類矣聽言則對四句集

傳以為一串說都厲王說音音榮夷公輯錄韋昭曰芮良

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音音公好音音專利而不備大

難音音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

其害多矣出外傳此詩所謂貪人其榮公也與音音芮

伯之憂非一日矣上言善惡異趨而可辨此言舉措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

獲叶胡郭反既之陰于鳩反女音汝反音反子來赫叶黑各反

賦也如彼飛蟲特亦弋獲輯錄飛蟲飛鳥弋獲射中也言已之所

言或亦有中猶曰千慮而一得也之往陰覆也赫威

怒之貌我以言告女是往陰覆於女欲使之改惡為善轉禍為福耳

女反來加赫然之怒於已也所謂朋友者即諸已之朋友也此時以其同僚

其事耳本即小人之徒也苟為同類之君子則豈反予來赫乎張子曰既往密告於

女反謂我來恐動也亦通輯錄通釋曰釋文陰或音如字赫本亦作赫音縛經

子云以累國赫我是也張子之說蓋用釋文二字之意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叶必反為民不利如云不

克民之回通職競用力墨反

賦也職專也涼義未詳傳曰涼薄也鄭讀作諒信也

變鄭說為得之善背工為反覆也克勝也回通邪

也○言民之所以貪亂而不知所止者專由此人名

為直諒而實善背又為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

力為之也又言民之所以邪僻者亦由此輩專競用

力而然也反覆其言所以深惡之也道民以惡貽民

之為也此其所以致亂也

○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言智力

反雖曰匪予既作爾歌叶韻未詳

賦也戾定也民之所以未定者由有盜臣為之寇也

蓋其為信也亦以小人為不可免及其反背也則又

工為惡言以詈君子言之信則非小人言之僭則謗君子是其色厲內

荏音真可謂穿窬之盜矣然其人又自文問飾以為

此非我言也則我已作爾歌矣言得其情且事已著

明不可掩覆去也自十四章至此又皆託為僚友相

正中間數其罪而斥之其詞屬終則暴其情狀而究

言之其詞決蓋斥其見用者而用之者之罪可見也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呂氏曰此

之亂在於用小人故於聽任之道憂致意焉愚

按呂氏之說甚得詩意然五章言告爾憂恤悔

尔序爵規之也八章言自獨伴臧自有肺腸悞

之也十一言維彼忍心是顧是復則責之甚

也十三言匪用其良覆俾我僇則怨之深也

至最後三章不及於王而惟推見小人之心術

則怨王之意不可勝道矣夫以忍心不順之徒

貪婪反覆寇盜之輩亦斥在朝如此欲免於亂

得乎又按此詩十六章義最項劇今既畧疏章

旨於傳文之下但一篇之意必合而觀之然後

可通蓋首章為遭亂呼夫之詞二章三章四章

述征役者之怨詞五章教以用賢救亂則為陳

善納誨之詞六章則仕進不如力農七章則

朝在野同一禍患八章則怨王之不知而不

用賢以致民人之惑九章則怨友之不信而不

能相善以致善人之困十章言愚人之不識禍幾

而忠言不敢進十一章言棄賢用盜而以不仁

誨其民十二章言君子小人趨而之異十三章

也辨長也如此然彼多憂懼此多哀怨則有不容不

俾彼雲漢昭回于天叶王曰於音乎音何辜

今之人天降喪息浪亂饑饉薦在向臻靡神不

舉靡愛斯牲叶圭璧既卒寧莫我聽叶丁

賦也雲漢天河也昭光回轉也言其光隨天而轉也

輯錄曹氏曰漢在天似雲非雲故曰雲漢也漢者水

之精而雨者水之施也天將雨其兆先見於漢故閔

兩則望雲漢而占之也天漢起於東方經尾箕之間  
是為漢津委蛇向西南行至七星南而沒此其回流

之度薦荐通重也臻至也靡神不舉所謂國有凶荒

則索鬼神而祭之也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

祀而脩圭璧禮神之玉也輯錄春官大宗伯以蒼璧

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典瑞云

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

探圭有瓚以肆先王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

邸射以祀山川皆祭神所用言圭璧總稱卒盡輯

羅氏曰牲用不可盡故言既盡寧猶何也○舊說以為

變圭璧少而易竭故言既盡寧猶何也○舊說以為

宣王承厲王之烈虐也內有撥亂之志遇裁而懼側

身脩行去欲銷去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去行百姓

見憂側反則而不安也見故仍叔作此詩以美之輯

箋仍叔言雲漢者夜晴則天河明故述王仰訴於天

之詞如此也此章閔下民之遭禍錫禱祀

旱既大音其音蠶隆音蠶音不音殄音裡音祀自郊徂

官上下奠瘞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加

中耗斃丁故下土寧丁我躬

賦也蘊蓄隆盛也蠶蟲熱氣也輯錄曹氏曰蘊者陽

積驕亢之氣熏炙而病殄絕也郊祀天地也言郊則

祀天地曰宮宗廟也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於計其

物孔氏曰奠置之於地瘞埋之於土酒食牲玉之屬

之宗尊也克勝也言后稷欲救此旱灾而不能勝也

臨享也稷以親言帝以尊言也稷即帝帝即斃敗丁

當也何以當我之身而有是災也或曰與其斃敗下

土寧使灾害當我身也亦通上章禱神不舉言其禱也此則首以禋祀總言

之禱又詳數郊宮奠瘞之實又以禱神不宗結之則天神地示人鬼内外上下無不備矣。此章又傷禱而所以呼天者尤切也。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吐雷兢兢業業如霆如

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叶夷回昊天上帝

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在雷

賦也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如霆如雷言畏之

甚也孑無右臂貌遺餘也言大亂之後承厲王周之

餘民無復有半身之道者輯錄孟子曰說詩者不以

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詞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

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朱子曰若但

以其詞而已則如雲漢之言是周之民真無遺餘矣

惟以意逆志則如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

遺民而上天又降旱災使我亦不見遺也輯錄

獨存摧滅也言先祖之祀將自此而滅也此亦承

之既憂於民又憂於已又憂先祖之祭祀則其恐懼

不得不然矣。此章又即人即已憂懼不一而所以

呼天者愈迫矣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在吕赫赫炎炎云我無

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叶果羣公先正則不我

助叶林父母先祖胡寧忍予叶漢

賦也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無所無所容

也大命近止死將至也瞻仰顧望也群公先正月令

-5 220 35 915" data-label="Text">

所謂雩祀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者也註云此謂古之上公以下句龍后饗之類輯錄疏正

之祭周禮女巫凡邦之大於群公先正但言其不見

我歌哭而請亦其義也助至父母先祖則以恩望之矣所謂垂涕泣而道之

也此承則不我遺之意謂天不我佑無所望矣故轉而望於羣公先正及父母先祖如此而其分有親疎故所望有輕重也

○早既大甚滌滌徒歷山川叶樞早魃蕭未為

虐如惓音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

先正則不我聞叶微昊天上帝寧俾我遯叶徒

賦也滌滌言山無木川無水如滌而除之也魃旱神

也惓惓之也憚勞也畏也熏灼遯逃也言天又不肯

使我得逃遯而去也羣公先正則不我聞蓋又甚於不肯使我逃賢去位也此二章又反憂於已而轉旋號呼所以哀然求救者不一也

○早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瘖都田我以旱魃

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音慕昊天上帝則

不我虞叶元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賦也黽勉畏去出無所之也瘖病憊曾也祈年孟春

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也出月令註云天宗日月星

也方祭四方也社祭土神也虞度待洛悔恨也言天

曾不度我之心如我之敬事明神宜可以無恨怒也

此承遯去之意而言欲去又不可去也其進退維谷其矣故又追念向者祈年方社如此而冀天之祐已也○此章又憂禍患之丁已思祭祀之無缺以致呼天之意也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鞠居六哉庶正疚哉冢

宰叶獎趣七口馬師氏膳夫左右叶羽靡人不

周無不能止瞻印音仰昊天云如何里

賦也反紀猶言綱紀也或曰友疑作有凶年離散無所維繫鞫

窮也庶正衆官之長上声也見兩無疾病也冢宰又

衆長之長也趣馬掌馬之官師氏掌以兵守王門者

膳夫掌食之官也歲凶年穀不登輯錄孔氏曰歲取

取穀一熟也謂此歲凶則趣馬不秣不以粟師氏弛

其兵師氏掌近王馳道不除王不馳道不治祭事不

縣不懸膳夫徹膳王城膳不左右布而不脩諸臣布

不令有大夫不食梁梁美士飲酒不樂飲酒用樂則

傳與禮記曲記語同周救也無不能止言諸臣無有

一人不周救百姓者無有自言不能而遂止不為也

里憂也與漢書無俚之俚同

前漢季布贊云賢者重其死夫婢妾賤

慨而自殺非能勇也

此章又言羣臣之

致呼天之意也

○瞻印昊天有嘒

呼惠

其星大夫君子昭假

音

無贏音盈

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

于為

我以

疾庶正

叶諸

瞻印昊天曷惠其寧

賦也嘒明貌昭明假至也○久旱而仰天以望雨則

有嘒然之明星未有雨徵也然群臣竭其精誠而助

王以昭假于天者已無餘矣此即上雖今死亡將近

而不可以棄其前功當益求所以昭假者而脩之固

非求為我之一身而已乃所以定衆正也民安而後

庶官定

於是語終又仰天而訴之曰果何時而惠我以安寧

乎此章又勉羣臣之意也張子曰不敢斥言雨者畏

懼之甚且不敢必云爾七章八章意謂天不念我之

願望之意也夫以宣王之懼災如此而其羣臣又能

以王之必為心君臣上下可謂知恤矣周之中興豈

哉

雲漢八章章十句六月言其功也宣王小雅始於

言其心也無是心安有是功哉解頤曰余讀雲

漢詩見宣王有事天之敬有事神之誠有恤民

之仁教畏以事天而天監之度恭以事神而神

之效著內治既脩外攘斯寧南征北伐無不

意中興之業視文武成康而無愧皆自雲漢一

念之烈而基之也增釋許氏曰一章言其詳而

旱人窮索祭鬼神而無應二章言其詳而

災歸已若成湯自責三章言民困之極恐

王之業謂自厲王之亂周民已少而遺民今

將盡四章祈望於祖禰先正五章欲避位逃

而不可得六章責事神之或失七章君臣救

之勤八章勸率其臣以終之總而言之宣王

災憂懼始祈於外神次祈於宗廟既而無驗則

自揆事神之誠或未至誠既盡則又盡人事以

聽天命也其恐懼脩省之意仁愛惻怛誠反

崧息中高維嶽駿音極于天叶鐵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叶胡四國于蕃叶分四方于宣

賦也山大而高曰崧嶽山之尊者東岱南霍西華去

北恒是也衡山古南岳也或云黃帝以嵩霍二山為

山遼遠而移駿犬也甫甫侯也即穆王時作呂刑者

或曰此是宣王時人而作呂刑者之子孫也當從申

申伯也皆姜姓之國也輯錄李迂仲曰申侯爵以翰

幹蕃蔽也。○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而尹吉甫作

詩以送之。言嶽山高大而降其神靈和氣以生甫侯

申伯實能為周之禎。幹屏蔽而宣其德澤於天下也。

（輯錄）謝氏曰：有非常之山，斯有非常之神氣。有非常之神氣，斯有非常之人才。有非常之人才，斯有非常之功。

蓋申伯之先神農之後姜氏出為唐虞四嶽總

領方嶽諸侯而奉嶽神之祭，能脩其職，嶽神享之。故

此詩推本申伯之所以生，以為嶽降神而為之也。嶽

高大而神靈和氣，諸蕃深厚，故鍾為二賢。前後迭出，功相比，業相齊，其生也自有自來，其出也自有所為，非偶

然也。惟賢者以配古人，其敬重如此。此章言其生靈之異而才無不具也。

○躋躋申伯王績祖管之事于邑于謝南園是

式叶失王命召伯叶適定申伯之宅叶連

南邦叶反世執其功

賦也。躋躋強上勉之貌。輯錄朱子曰：與躋績繼也。使

之繼其先世之事也。邑國都之處也。謝在今鄧州南

陽縣。孔氏曰：先是中國本近謝。今命為州牧，故改邑於謝。周之南土也。式使諸

侯以為法也。召伯召穆公虎也。王肅謂召穆公為宣

命之登成也。世執其功，言使申伯後世常守其功也。

此章言申伯封謝之由。天子城謝之意也。申伯以諸

侯入為卿士，躋躋事王。王嘉其勤，復使績其先世諸

侯之事，改大其邑，命為方伯。而南方諸侯皆法之，故

使召伯定其宅，或其城，庶幾申伯以貽子孫也。盡尊

崇之道，致悠久之規。或曰：大封之禮，召公之世職也。

禮意無加於此矣。傳彼韓城，燕師所完，則康公已掌是職矣。輯錄通釋

曰：如或說，則此章前四句述王褒封申伯之事，後四

句述王命穆公為申伯定

邑居常守康公之職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叶下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

召伯徹申伯土田叶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賦也庸城也言因謝邑之人而為國也體勢不重則不足

也撤定其經界正其賦稅也傳御申伯家臣之長也

私人家人遷使就國也漢明帝送侯印與東平王蒼

諸子而以手詔賜其國中傳蓋古制如此命諸侯之

家臣此其例也。此章又述天子城謝之意而見其

命事為甚詳也。王欲使申伯為法於南國之諸侯故

因謝邑民人之衆而使居之且命召伯徹土田以足

其所以厚申伯者如此。輯錄漢東平王蒼來朝歸帝

乃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傳曰今送列侯印十九枚

諸王子年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尺叔其城寢廟既成既

貌貌王錫申伯叶甫四牡騶騶渠畧鈞膺濯濯

賦也俶始作也貌貌深貌君子營宮室宗廟為騶騶

壯貌輯錄鈞膺濯濯光明貌營謝既畢則錫命以遣

肅送牲之禮也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叶滿我圖爾居

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叶音往近鄭音

說文從彳從王王舅南土是保叶音

賦也介圭諸侯之封圭也封大近辭也此臨遣之時

之詞也。南國是式德足以為矜式也。南土

○申伯信邁王餞淺賤于鄙芒悲申伯還南

是保才足以為屏蔽也。申伯之承重任如此。

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特直

其棖音式式遄市專其行即反

賦也郟在中鳳翔府郟縣在鎬京之西岐周

之東而中在鎬京之東南時王在岐周故餞于郟也

言信邁誠歸以見王之數音朔留疑於行之不果故也

謝于誠歸者誠歸于謝也語倒如此峙積棖糧遄速也召伯之營謝也

則已歛其稅賦積其餼糧使廬市有止宿之委積皆去

志輯錄何伯善曰周禮註牢米薪芻。增釋許氏曰地官遺人凡會客會同師役掌其道之委積凡國

野之道十里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

路室有委積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註疏

倉人主穀廩人主米計是國用積故能使申伯無留行

以其餘共委積少曰委多曰積也此則啓行之時也方行則有餼送之誠在道則有

也供億之備送牲之禮備矣。十言徹上田是井也

田以授民人此言徹土疆則取井田什一之賦以為餼糧而供一時之用耳

○申伯番番音波叶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吐册周邦威

喜我有良翰叶胡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叶

賦也番番武勇貌嘽嘽衆盛也我女也申伯既入于

謝周人皆以為喜而相謂曰汝今有良翰矣謝邑之人亦周

賢諸侯以為依也元長憲法也言文武之士皆以申

伯為法也前言南士是式矣此曰文武是憲而先之

或曰申伯能以文王武王為法也此章豫言其入謝

依諸侯皆得有所法也○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反又此萬邦聞音于四國于

言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反通

賦也柔惠而不直則或流於邪媚矣此臣柔治也吉

甫尹吉甫周之卿士誦工師所誦之詞也碩大風聲

述於言為詩歌於工為誦其聲足以感人則為風肆遂也此章言其美德全

詩不容不作也

崧高八章章八句輯錄語錄問崧高烝民二詩皆

也曉不得封諸侯固是去也自勞釐胡庭芳曰

伯帶領許多車徒人馬去也

崧高與黍苗相表裏黍苗不過述召伯營謝之

功崧高則尹吉甫送申伯雖美申伯多述王命

故雅有大小不同也增釋許氏曰詩云四國

于藩四方于宣猷此萬邦且直聞于四國見其

式是商邦宣靈苗苗柔惠且直聞于四國見其

賢也。一章神生申伯所以輔周二章定封于

謝三章先正經界而後述民四章有城郭宮室

而後錫命五章遣申伯之國六章祖餞委積之

勤七章豫誦民之喜其

來八章頌其德以送之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反是懿

德天監有周昭假音干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賦也烝衆則法秉執彝常懿美監視昭明假至保佑

也仲山甫樊侯之字也輯錄疏食采於樊在東都畿內宣王命樊

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言天生

衆民有是物必有是則輯錄所謂氣以成蓋自百骸

九竅苦弔反五臟而達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無

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視之明聽之聰貌之恭言

之順君臣有義父子有親之類是也凡有一物必有

數事也故以如是乃民所執之常性故其情無不好

此之類言之此美德者則真彝是性善此懿德而况天之監視有

周能以昭明之德感格于下明德在下而感格于天也故保佑之

而為之生此賢佐曰仲山甫焉則所以鍾也其秀氣

而全其美德者又非特如凡民而已也天之生人已均善而無惡

矣况為國生賢則又有不同也觀以下諸章所達可見昔孔子讀詩至此而贊

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

也故好是懿德輯錄蔡覺軒曰天命所賦謂之則人

謂之德其實一而已矣孔子又加一必字於有則之上加一故字於好是之上其旨愈明矣而孟

子引之以證性善之說其指深矣讀者其致思焉可

吉甫深知情性之德而能言之也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今儀令色小心翼翼不訓

是式威儀是方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賦未詳

賦也嘉美令善也儀威儀也色顏色也翼翼恭

古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方勉若順賦布也○陳

呂氏曰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過其則斯為弱不得

謂之柔嘉矣今儀令色小心翼翼言其表裏柔嘉也

古訓是式威儀是力言其學問進修也天子是若明

命使賦言其發而措之事業也此章蓋備舉仲山甫

之德輔氏曰柔嘉即所謂柔善過其則則入於惡矣

存於中也古訓是式學問之不忘也威儀是力進備

之不怠也其措之事業則止以承順乎天子下以宣

布於諸侯是皆柔嘉之德為之也德謂表裏柔嘉其

德美矣而又加學力以益致其美以此承順於君宜

得人君之任也輯錄鮮願曰今儀令色以下四者

體之所以立也天子是若明命使賦則用之所以行

也惟其為用之所以行所以亦可謂之德也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音壁無詳續我祖考王躬是保

出納王命王之侯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肝反

賦也式法我女也王躬是保所謂保其身體者也出

保傳為保然則仲山甫蓋以冢宰兼大保而大保抑

其世官也與出承而布之也納行而復之也承命而

下行事不侯言所以出言也發發而應之也出納王

復之於君王之言言賦政于外而使四方應之意也○東萊呂氏曰仲山甫

之職外則總領諸侯內則輔養君德入則典司政本

出則經營四方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職式百辟保

德而後能出納王命而賦其政則非鄭頌治劇之才

不可當此任也是故朝廷嚴職不以分命於羣臣而

以專命於山甫則其才全德備可見矣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音節仲山甫明叶

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在責以事一人

賦也肅肅嚴也將奉行也奉行即上章承若順也順

否猶臧否也邦國諸侯之國也知其善而益以王命

審其所宜所謂明若否也明謂明於理哲謂察於

事明於理者其心於理無所蔽察於事則又隨保身

蓋順理以守身非趨利避害而偷以全軀之謂也盡

道熟洽功則享安樂以終其身矣解者只是曉天下

上文四句所云便是明哲所謂明哲者只是曉天下

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可以保其身位

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取生取義處又不

如此解怠也一人天子也上承王命而又下察風化

悉洽道而又力察理勢之宜必純全以處已也蓋謹

於將命者或不宜於下國詳於賦政者或反忽於吾  
身一意守身者又或不知盡力於王事也惟山甫由  
坐之善前章王所以命山甫者不一而足也此章山  
甫所以盡臣道者亦不一而足也故其相屬如此

○人亦有言柔則茹忍與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

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古頑寡叶果不畏彊禦

賦也人亦有言世俗之言也茹納也易處之事不敢

或憚是不茹柔吐剛者也○不茹柔故不侮矜寡不吐剛故不畏

強禦不茹不吐總以處事言不侮不畏專以待人言

正不因物而有偏宜無陵弱畏強之事矣常人徇勢

以立言賢者循理以行事故用此美之以發柔嘉之

義以此觀之則仲山甫之柔嘉非軟美之謂而其保

身未嘗枉道以徇人可知矣和而不流即柔嘉之德

○人亦有言德輶羊又如毛民鮮息克舉之

儀圖叶丁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叶牀之交

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賦也輶輕圖氏曰輶職曰輶車者亦取儀度徒洛圖

謀也衮職王職也天子龍衮不敢斥言王闕故曰衮

職有闕也○言人皆言德甚輕而易以鼓舉然人莫

能舉也舉者以身體之也舉其德者以易而實難有

矣我於是謀度其能舉之者則惟仲山甫而已是以

心誠愛之而恨其不能有以助之蓋愛之者秉彝好

德之性也而不能助者能舉與否在彼而已固無待

於人之助而亦非人之所能助也輔氏曰德者人之

之隨用而足舉之甚易但人為氣稟所昏物欲所累

非知至意誠者莫能舉也愚謂自本然之理言之則

人情莫不好此懿德自氣質之稟言之則有能舉不能舉之異觀令儀令色以下數語則山甫之能舉其德可至於王職有闕失亦維仲山甫獨能補之蓋惟

大人然後能終也君心之非未有不能自舉其德而

能補君之闕者也韓氏曰舉在我之德補在君之闕

又不可獨以柔稱矣愚謂舉德所以申二章之意補闕所以申三章四章之意德業俱盛此章備焉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在接毋懷靡

及朱反四牡彭彭叶鋪八鸞鏘鏘七羊王命仲

山甫城彼東方

賦也祖行祭也曹氏曰魏師古云祖者送行之祭因

死於道故後人祭之以為行神其祭設較於門外是出門而後祖祭故云出祖也業業捷捷

捷捷疾貌出祖之時車馬僕從備矣而山甫有東方

齊命城齊則不可留矣傳曰古者諸侯之居適

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

孔氏曰史記齊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軒錄羅

世家太公封營丘至五世胡公徙都濰姑子獻公徙治臨菑正義薄姑在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營丘

臨菑見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豈徙於夷

王之時至是而始備其城郭之守歟增釋許氏曰三

句惟言車馬征夫之盛而未行次四句言彭彭鏘鏘則往于齊也下四句則道其歸時之盛也

○四牡騤騤求龜八鸞喈喈音皆叶仲山甫徂齊式遄

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叶孚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賦也式遄其歸不欲其久於外也車馬既啓行矣無

而已遄其歸則庶有穆深長也清風清微之風化養

以寬其靡及之心也

萬物者也以其遠行而有所懷思與每懷靡及相應故以此

詩慰其心焉曾氏曰賦政于外雖仲山甫之職然保

王躬補王闕尤其所急城彼東方其心永懷蓋有所

不安者尹吉甫深知之作誦而告以逆歸所以安其

心也此二章言山甫如齊而巳所以作詩之故

烝民八章章八句

一章二章言天生山甫而山甫能全其德三章四章言王命山甫而山甫能全其職五章言其能全此德以事君七章八章則言其遠行而有靡及求遠之心是故作詩以慰之也

物六章言其能全此德以事君七章八章則言其遠行而有靡及求遠之心是故作詩以慰之也

也。申伯仲山甫皆宣王之賢臣也。歲降神天監周其生稟也。同柔惠且直。柔嘉維則。其有德也。又同。然學問進修。保王躬補王闕道全而德備。任大而責重。無或少歎。則尤見山甫之為賢也。

論二臣者所當知也。增釋許氏曰。烝民之詩反覆讚詠。雖兼職業事功言之。大率主於德也。

八章之間。凡言仲山甫者十有二。於以見隆尊慕之意。蓋詩人之情與作詩之體於所愛則喜其名而道之。故出車之於南仲。采芑之於方叔。六月之於吉甫。江漢之於召公。崧高之於申伯。韓奕之於韓侯。皆屢言之。然則尹吉甫可謂知德而善言德行者歟。此宣王之所以中興者得賢才之多也。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下與韓侯受命王親考叶

命之續。戎祖考。上與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訖力反虔。

共爾位。朕命不易。榦古且不庭方。以佐戎辟。音解叶反

賦也。奕奕大也。梁山韓之鎮也。今在同州韓城縣。今隸陝西

受命蓋即位除喪以士服入見天子而聽命也。未受封爵

故以士續繼戎汝也。言王錫命之使繼世而為諸侯。

服見

西安府

甸治也。倬明貌。韓國名侯爵武王之後也。

今隸陝西

賦也。奕奕大也。梁山韓之鎮也。今在同州韓城縣。

今隸陝西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音餞餞之清酒百壺其殺維

何魚白交鼈鮮魚其殺音維維何維筭池尹及蒲其贈維

何乘反馬路車蓬豆有且字余侯氏燕胥

賦也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

行而祖禮也歸而亦祖則尊其性而盛其禮矣屠地名或曰即杜也顯父周

之卿士也藪菜殺也筭竹萌也蒲蒲弱也泥中白如

孔稱其晚可食輯錄輔氏曰酒之多及且多貌侯氏

覲禮諸侯來朝者之稱禮每以侯氏稱諸侯之來

者明國殊合具胥相也或曰語辭此章備言祖送之

禮不凡之也而錢之也

○韓侯取七在妻汾符云王之甥蹶俱甫父甫之子叶莫

韓侯迎魚親止于蹶之里百兩音亮又彭彭叶

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姊大計從之巨移如雲韓

侯顧之爛其盈門

賦也此言韓侯既覲而還遂以親迎也汾王厲王也

厲王流于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以目王焉猶言莒

郊公黎比音公也郊此皆地名莒小而處夷黎亦

父周之卿士姑姓也諸姊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

皆有娣姪也輯錄公羊傳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

國往媵亦有娣之以娣姪從又媵妻有娣有同姓二

有姪則九女也不徐覲也輯錄劉氏曰徐言其如

雲衆多也此章極稱韓姑族類之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于偽韓姑其一相息亮攸莫

如韓樂音洛叶孔樂韓土川澤訶訶况南魴鱧

甫音鹿鹿嘽嘽愚甫有熊有羆有猫苗茅有虎

慶既令居叶斤斤韓姑燕譽叶羊茹羊

賦也韓姑蹶父之子韓侯妻也相攸擇可嫁之所也

訶訶甫甫大也嘽嘽衆也猫似虎而淺毛慶喜令善

也喜其有此善居也燕安譽樂也此則楚稱其山川

室家之初好也故又以相攸之善歸之曠父焉

歸謝氏曰韓侯之宜室家皆宣王信任寵祿之恩也

詩人之意欲臣子知其自無忘上恩竭智盡忠以

報國也輔氏曰上章言韓侯之迎韓姑有以當其心

此章言韓姑之歸韓國有以適其意男女相稱夫婦

咸和則家道正矣厥齊而國治此因天子之所喜而

王朝之臣所贊詠也

○溥彼韓城燕因有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

錫韓侯其追其豹母伯奄受山國因以其伯實墉

壑實畝實籍獻其貔音皮赤豹黃羆

也溥大也燕召公之國也師衆也追豹夷狄之國

也墉城壑池籍稅也貔猛獸名則豹羆亦獻皮也

韓初封時召公為司空王命以其衆為築此城此召

康公言王命者先王命之也如召伯營謝山甫城齊春秋諸侯城

邢城楚立之類也此類皆非自王以韓侯之先因是

百蠻而長上之故錫之追豹使為之伯此王字則指

者先王以百蠻不可無長因封韓侯之祖為之長今

宣王又錫以追豹而使韓侯悉長之則國益以大矣

以脩其城池治其田畝正其稅法而貢其所有於王

也韓歸解頤曰脩城池治田畝正稅法貢土

物皆脩其職業之謂以終首章之意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一章來朝而受天子之命二

祖送而歸四章五章親迎以歸六章則因前人之封建增今日之上字而使脩國中之職貢也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叶他匪安匪游淮夷來求既

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賦也浮浮水盛貌滔滔順流貌南出於江漢之間召

公率女備淮夷夷之在淮上者也韓錄陳氏曰淮夷

夷則在淮北者也揚州有夷則在淮南者也江漢常

武二篇同言淮夷以地理考之曰江漢之游者是淮

南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由入之路也曰率

被淮浦省此徐土者是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

士非懸後鋪陳也陳師以伐之也○宣王命召穆公

之地矣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此章總示其事言行者皆莫

敢安徐而曰吾之來也惟淮夷是來是伐耳輔氏曰

此其氣統其志專有所不戰○江漢湯湯武夫泱泱音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

戰必勝矣故次章即言成功方既平王國庶定叶唐時靡有爭叶器王心載寧

賦也泱泱武貌庶幸也○此章言既伐而成功也淮

者四方之一也一隅有警天下不定故征伐淮南所

以經營四方也既告成功則王國可定而王心可寧

矣宜其急於告成也○江漢之游音虎王命召虎式辟音關四方徹我疆土匪疚

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叶虎

賦也虎召穆公名也辟與闕同徹并其田也疚病棘

急也極中之表也居中而為四方所取正也○言江

漢既平王又命召公韓錄陳氏曰非謂宣王臨闕四

江漢之游而命召虎也

方之侵地而治其疆界非以病之非以急之也但使

其來取正於王國而已以上四句述王命之詞

然武事僅定即行疆理統賦之法疑於病民且疑於急迫矣宣王謂我非攻天下非棘也蓋什一天下之中

正乃我周之定制欲天下於是邊疆理之盡南海而

止也四方亦指此一隅而言耳疆理至於南海亦碎

疆理之功不得不然矣此章因其成功蓋使廣之

召虎果能承命而擴充之也蓋至此而奉辭致伐之

事畢矣增釋許氏曰此詩三言四方皆指淮夷左右

而言非天下之四方也上章言江漢之辭王命召虎

疆曰理至于南海亦溢美之辭爾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受武受命召公維翰叶胡無曰

予小子叶贊召公是似叶贊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賦也旬徧宣布也自江漢之辭言之故曰來召公召

慶公奭也翰翰也予小子王自稱也肇開戎汝公

也○又言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辭徧治其事以布

王命此章再為更端之詞而曰音文武受命惟召公

為楨幹今女無曰以予小子之故也但自為嗣女召

公之事耳康公宣布政教在江漢之間今召虎征淮

如家事以賦政之業耳故勉之如此使視王事

勞為述事之孝也能開敏女功力發舒展布而則我當

錫女以祉福如下章所云也既陳忠孝之道以勤勉

○釐力之爾圭音早拒音巨卣音一音貞音告于

文人錫山土田叶地于周受命叶篇井音自召祖命虎拜

稽首天子萬年叶反

賦也釐賜自尊也輯錄羅氏曰尔雅舜自壘註尊舜

云自中尊按爵人掌和爵也以實舜而陳之則也當

在舜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拒也一自者尚祭之時

乃在舜未祭則在自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謂文王

也周岐周也召祖穆公之祖康公也○此序王賜召

公策命之詞言錫爾圭瓚鉅鬯者使之以祀其先祖

周禮小宗伯註天子圭瓚諸侯璋又告于文人而錫

之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蓋古者爵人必於祖廟示

不敢專也輯錄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又使往受

命於岐周從其祖康公受命於文王之所寵異之

而召公拜稽首以受王命之策書也人臣受恩無可

以報謝者但言使君壽考而已爾之祖又錫命之

意告於我之祖又使尔受命之寵得以此擬於尔之

先祖賚子之意不一而足如此宜有天子萬年之

也○前以康公之佐文武者勉其功此以文王之

康公者行其賞以上三章皆述策命之詞此又以祝

頌之語結之也但三章告命在既克淮南之日四章

告命又在始遣將帥之時此章告命則在疆理南

之餘振旅凱還之後也蓋以此章正發用錫尔社

文德洽此四國叶越

賦也對答揚稱休美考成矢陳也○言穆公既受賜

遂答稱天子之美命作康公之廟器而勒王策命之

詞以考其成考其成功也昭錫命則見成功矣故曰以

且祝天子以萬壽宣王真如康公拜賜於文王矣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叶虛作召八考叶去天

子萬壽叶殖明明天子叶莫令聞音問不已矢其

文德洽此四國叶越

賦也對答揚稱休美考成矢陳也○言穆公既受賜

遂答稱天子之美命作康公之廟器而勒王策命之

詞以考其成考其成功也昭錫命則見成功矣故曰以

且祝天子以萬壽宣王真如康公拜賜於文王矣

也刻其策命之詞及此祝頌之語蓋上章天子萬年

古器物銘云邠音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用作朕

皇考其父也尊酒器邠音對其眉壽萬年無疆邠周大夫名邠伯者

壽耳祝頌之語刻之既又美其君之令聞而進之以

不已勸其君以文德而不欲其極意於武功古人愛

君之心於此可見矣此承上章之意蓋稽首而不足

稱而不足又以萬壽祝頌之祝頌而不足又美其中

勸勉之由上章齊予之意不一而足

故此章報謝之意亦不一而足

江漢六章章八句一章致茂一章功四章告命出師

五章告命行賞六章下報上始要終而重

之

赫明明王命卿士叶音南仲大音泰祖大師

皇父音甫整我六師以脩我戎叶音既敬既戒叶

力惠此南國叶越

賦也卿士即皇父之官也南仲見出車篇太祖始祖

也大師皇父之兼官也輯錄陳氏曰自冢宰而下謂

既曰王命卿士又曰大師皇父周家不持設三公皆兼職而已如周公以冢宰兼大師也我為宣

王之自我也戎兵器也○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

而命卿士之謂南仲為大祖兼大師而字皇父者整

治其從行之六軍脩其戎事以除淮夷之亂而惠此

南方之國詩人作此以美之必言南仲大祖者稱其

世功以美大之也敬戒即孔子臨事而懼之意戎事

命之如此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尹即戒我師旅率

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象呂

賦也尹氏吉甫也蓋為內史掌策命卿大夫也程伯

休父周大夫爾歸程國伯爵休父字也重黎三事未

詳或曰二農之事也三農上中下農夫也緒業也戎

大宰九職一日二農生九○言王詔尹氏策命程伯

休父為司馬使之左右陳其行列循淮浦而省徐州

之士蓋伐淮北徐州之夷也上章既命皇父而此章

又命程伯休父者蓋王親命大師以三公治其

而使內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耳皇父為大將

既敬既戒此言不留不處蓋將驕則慢敵師久則

赫赫業業叶宜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

繹騷叶蘇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賦也赫赫顯也業業大也嚴威也天子自將其威可

畏也王舒保作未詳其義或曰舒徐保安傳作行也

箋言王師舒徐而安行也紹糾縶也遊遨遊也繹連

絡也騷擾動也○夷厲以來周室衰弱至是而天子

自將以征不庭其師始出不疾不徐而徐方之人皆

已震動如雷霆作於其上不遑安矣師行有度彼已

赫業有嚴之先聲有以震驚之是以彼之震驚自爾

也天子之威聞之而可畏者如此○此起真在道之

特也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叶曉進厥虎臣闕呼蓋

如號火交虎鋪晉吳敦淮濱符云仍執醜虜截

彼淮浦王師之所

賦也進鼓而進之也闕奮怒之貌號虎之自怒也

碑雅曰言將帥之勇發鋪布也布其師旅也敦厚也於忠毅非激而怒之也

厚集其陳也仍執也老子曰攘臂而仍之出論德篇截截

然不可犯之貌截然以兵勢言謂王師所在其威可畏也此陳兵徐土之時

○王旅暉暉吐册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叶鋪

如川之流絲絲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如江

賦也暉暉衆盛貌翰羽苞本也如飛如翰疾也如江

如川之流也如山不可動也如川不可禦也靜則不驚動則

禦絲絲不可絕也翼翼不可亂也不測不可知也不

克不可勝也濯大也師徒衆盛而律又嚴所以奮揚威武而大伐之也此用兵之時

也。淮南易伐淮北難平故彼以召虎將兵來求來鋪而遂克之此必天子親征而又大用其師如此然

後能取勝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叶六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

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還歸班師而歸也

賦也猶道允信塞實庭朝回違也還歸班師而歸也

○前篇召公帥師以出歸告成功故備載其褒賞之

詞此篇王實親行故於卒章反復其詞以歸功於天子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非獨兵威然也序所謂

因以為戒者是也。此凱還之時也。《輯錄》解頤曰：首章

塞以見王道之大。軍律之嚴。卒章言允

太所以不戰而自服也。始而來而戰而必勝。王道之

之功也。而不知宣王初未嘗以兵力服之也。終而曰

不回則王道之大信有以服其心矣。於是班師振旅

而歸。因以戒其武功之不可不脩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中興之功非威武不能致。宣王

之頌高宗亦然。《增釋》許氏曰：一章命皇父主

兵。二章命休父為副。三章言天子自將。四章言

戰伐。五章言君勢之盛。卒章歸美於王。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舊說古不寧降此大厲。邦

靡有定士民其瘵則界反。叶。蠹疾靡有夷屆。音

賦也。填叶居久厲亂。瘵病也。蠹賊害苗之蟲也。疾害

害也。

之夷平。屆極界網也。○此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

致亂之詩。《輯錄》人註奄精氣閉藏者。首言昊天不

惠而降亂。無所歸咎之詞也。蘇氏曰：國有所定則民

受其福。無所定則受其病。於是有人為之。蠹賊刑

罪為之網罟。凡此皆民之所以病也。邦靡有定。指國

論不定。故聽任得以偏用。國政不定。故刑

罰得以偏用。此章總言幽王造亂如此。

人有土田。女音反。有音之。人有民人。女覆奪徒活

之。此宜無罪。女反。收由殖。西殖。反之。彼宜有罪。女覆說音之。

賦也。反覆此言其威討。收拘說赦也。此言其出入生

章正責幽王刑罰之偏。以

發上章罪罟不收之意。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抗婦。為梟古堯。為鴟音

婦有長舌維厲之階叶居亂匪降自天叶鉄生自

婦人匪教匪誨叶呼時維婦寺叶呼

賦也哲知也城猶國也哲婦蓋指褒姒也傾覆懿美

也集鴟惡聲之鳥也長舌能多言者也階梯也寺奄

人也○言男子正位乎外為國家之主設有知則能

立國婦人以無非無儀為善無所事哲哲則適以覆

國而已故此懿美之哲婦而反為集鴟蓋以其多言

而能為禍亂之梯也若是則亂豈有自天降如首章

之說哉特由此婦人而已蓋其言雖多而非有教誨

之益者是惟婦人與奄人耳豈可近哉上文但言婦

人之禍末句兼以奄人為言蓋二者常相倚而為奸

不可不辨以為賊也歐陽公常言宦者之禍甚於

寵其言尤為深切有國家者可不戒哉此與十二

任之偏以發首章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色之或不幸而不

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矣

氏曰奄人防守門閣朝夕給使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且其

術懷奸或乃捷對敏才術懷奸或乃捷對敏才飭巧亂實遂能迷罔視聽愚

主信而任之國之主信而任之國之威亡多由此作

○鞠人伎反忒諧子念始竟背音佩豈曰不極伊

胡為匿如賈音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識

賦也鞠窮伎害忒變也諧不信也竟終背反極已惡

惡也賈居貨者也三倍獲利之多也公事朝廷之事

蠶織婦人之業。言婦寺能以其智辯窮人之言。

輔氏曰知則哲也辨則長舌也其心伎害而變詐無常。輯錄胡庭芳曰此章極言

婦寺之惡也鞠如鞠獄之鞠推助窮究之意婦寺所以鞠人者其心伎害變忒而已既以譖妄

倡始於前而終或不驗於後則亦不復。去聲自謂其言

之放恣無所極已而反曰是何足為慝乎。巧言如簧頽之厚矣

此伎忒之常態也夫商賈之利非君子之所宜識如朝廷之

事非婦人之所宜與。去聲也。今賈三倍而君子識其所

以然婦人無朝廷之事而舍。上聲其蠶織以圖之則豈

不為慝哉。君子喻利則害於義婦人謀政則善於治

○天何以刺。叶音砌何神不富。叶方反舍爾介狄維予責

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此章責介太胥相平閔也○言天何用責王神何

用不富王哉。用以也天何為而以尚亂責王乎神何為而不以盛大之業富王乎若問詞也

此以王信用婦人之故也是必將有夷狄之大患今

王舍之不已而反以我之正言不諱為忌何哉夫天

之降不祥庶幾主懼而自脩今王遇災而不恤又不

謹其威儀又無善人以輔之則國之殄瘁宜矣。以其

之深也故不憂將然之狄患而反忌乎正言不恤已

然之天禍而且喪威儀賊良善顛倒錯亂如此宜乎

天謹神怒而致邦國之殄瘁也上二章言婦寺不可

聽任此章極言聽任婦人之言以重結蠶織疾之

意或曰介狄即指婦寺猶所謂女戎者也。國語晉獻

戰勝獲驪姬以為夫人史蘇曰有男戎必有女戎晉

以男戎勝戎戎必以女戎勝晉註云戎兵也言其禍

猶兵也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賦也罔罔優多幾近也近者近於極也蓋承上章之意而重

言之以警言王也憂悲之心邦國於庠故也蓋承上章章末兩句而言又以重結罪罟不收

意之

○甯音必沸音弗檻音胡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

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叶下藐藐昊天無不克鞏叶音古無

忝皇祖式救爾後同上

興也甯沸泉涌貌檻泉泉正出者藐藐高遠貌鞏罔

也○言泉之漢涌上出其源深矣我心之憂亦非適

今日然也此為事物有所從來之意蓋以源泉之深與憂心之久也然而禍亂之

極過當此時蓋已無可為者惟天高遠雖若無意

物然其功用神明不測雖危亂之極亦無不能鞏罔

之者幽王苟能改過自新而不忝其祖則天意可回

一來者猶必可救而子孫亦蒙其福矣亂已如此而猶欲其改過遷善

以圖福是則詩人之忠厚也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息浪反叶桑即反瘝都田反我饑饉

民卒流亡我居圉魚呂反卒荒

賦也篤厚瘝病卒盡也居國中也圉邊陲也虛也

○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饑饉侵削之詩也此章言天

禍國家使內外困窮如此(輯錄)通釋曰此詩刺王而首言旻天疾威又言天篤降喪下章又言天降罪罟

者固為無所歸咎之詞矣而首章則言饑饉之災  
卒章則言侵削之事餘章則皆言用小人之意也

○天降罪罟工反蠹賊內訌工反昏椽下反靡其音

潰潰回適實靖夷我邦工反

賦也工反訂潰也昏椽昏亂椽喪之人也輯錄胡庭芳曰

其中矣工反共與恭同一說與供同謂共其職也潰潰亂

也回適邪僻也靖治夷平也○言此蠹賊昏椽者皆

潰亂邪僻之人而王乃使之治平我邦所以致亂也

此章推言致亂之由

○皐皐訛訛音曾不知其玷丁反兢兢業業音

瑱已見不寧我位孔貶音

賦也皐皐頑慢之意輯錄胡庭芳曰訛訛務為謗毀也

玷缺也缺失瑱久也○言小人在位所為如此而王

不知其缺至於戒敬恐懼甚久而不寧者其位乃更

見貶黜其顛倒錯亂之甚如此此章言其舉枉措直

○如彼歲旱草不潰集註茂如彼棲音首七反我

相息亮此邦無不潰止叶韻

賦也潰遂也棲直水中浮草棲於木上者輯錄直釋

與植言枯槁無潤澤也相視潰亂也此章兩設譬喻

壞亂如此以申首章之意輯錄嚴氏曰谷風有光有

潰潰怒也小旻是用不潰于成召旻草不潰茂潰遂

也潰潰回適無不潰止潰亂也項氏云水之潰者其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

潰亂皆一理也

稗薄音貢胡不自替職兄音况斯引叶韻

賦也時是疾病也。疏糲音也。稗則精矣。得疏米一斗可

替廢也。兄况同引長也。言昔之富未嘗若是之疾

也。而今之疾又未有若此之甚也。彼小人之與君子

如疏與稗其分審矣。而曷不自替以避君子乎。而使

我心專為此。故至於愴况引長而不能自己也。三章

刺王任用小人。此章則刺小人。知進而不知退。如此。

○池之竭矣。不云自頰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叶

乃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裁我躬。叶韻

比也。諸本作頰。頰猶外也。溥廣弘大也。○池水之

鍾也。泉水之發也。故池之竭由外之不入。泉之竭由

內之不出。言禍亂有所從起。而今不云然也。用小人

之本。輯錄朱子曰。看詩不須著意去訓解。只平

平地。海冰自好。因舉池之竭矣四句。吟咏久之。此其

為害亦已廣矣。是使我心專為此。故至於愴况日益

弘大而憂之。上言其憂不替。此言其憂益甚。曰是豈不裁及我躬也

乎。小人致亂而乃相與容隱之。則君子必將蒙禍矣。此章又推禍亂之由起。而憂禍患之將及也。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音國百里。今也日蹙音

國百里。於音乎音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叶臣

賦也。先王文王也。召公康公也。辟開蹙促也。○文王

之世。周公治內。召公治外。故周人之詩。謂之周南。諸

侯之詩。謂之召南。所謂日辟國百里。云者。言文王之

化。自北而南。至於江漢之間。服從之國。日以益眾。及

虞芮質成而其旁諸侯聞之相帥歸周者四十餘國

焉召公宣布德化其流行之也今謂幽王之時促國蓋

犬戎內侵諸侯外畔也禍如也又歎息哀痛而言

今世雖亂豈不猶有舊德可用之人哉言有之而不

用耳此章思昔者之用賢而嘆今者之棄賢也。前

惡終不肯改國之亂終不可救末如之何傷今思古而已矣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輯錄許氏曰

章用群小致亂三章小人排然君子四章周廢無生意五章數小人不始廢六章慮害及已卒

章有舊德不能用

因其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以

別小旻也輯錄陳君舉曰周南孫於周公召南

二公也至於風之終係以邪雅之終係以召旻

豈非化之衰者必有思乎二公也通釋曰此詩

之次居變雅之終而第七章又居此詩之終既

然有懷文武召公之盛以見亂極思治之理其

亦猶下泉之終變風歟解頤曰厲王無道而宣

王中興以宣王之志也幽王無道而平王不

復中興以平王之無志也意此雅之

所以亡而黍離之所以降為國風也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詩經疏義會通卷之十九

○朱子集傳

後學番湯朱

公遷

克升

疏義

野谷門人王

逢

原夫

輯錄

松塢門人何

英

積中

增釋

頌四

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蓋頌與容古字通用。故序以

此言之。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而亦或有康

王以後之詩。

如昊天有成命。與

魯頌四篇。商頌五

篇。因亦以類附焉。

魯頌次周諸侯。不可先天子也。商頌次魯先代。不可先時君也。

商頌五篇蓋亡失而歷存者夫  
凡五卷輯錄通釋  
子取之以備一代之樂歌耳  
諸國別元以十篇為一卷故此分周頌三什為四  
之一四之二四之三魯頌四篇為四之四商頌五  
篇為四之五  
通為五卷

周頌清廟之什四之一輯錄雅不言周而頌獨

於焉穆清廟肅雝顯相息亮濟濟子禮多士秉文

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音亦

於人斯周頌多不叶

賦也於歎辭穆深遠也清清靜也廟有門堂寢室齋

靜可知輯錄箋云廟之言辭也死肅敬雝和顯明相

助也謂助祭之公卿諸侯也助祭諸臣皆有顯明之

顯德濟濟衆也多士與音祭執事之人也越於也越

大而疾也布武而行則大而承尊奉也謂見尊斯

辭○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音朝諸侯因率之以祀文

王之樂歌輯錄呂東萊曰朝諸侯者相成王以朝諸

祭歲言於穆哉此清靜之廟其助祭之公侯皆敬且

和而其執事之人又無不執行文王之德執守也

以行之也蓋和則不勉敬則不怠秉德則法文王而

能盡和敬之道也既對越其在天之神而又駿奔

走其在廟之主主即謂此也武王伐紂載文王木主以

此則是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不承乎信乎其無有

厭斁於人也如此二字是接上文而言觀其肅雝

肅雝

也觀其對越駿奔而見文王之德使人尊奉之是其  
東也。○文王之德不可名言。但觀率祭之臣如此而  
其德自然可見。苟德不極其盛則肅雖秉德對越  
駿奔未必皆然。是人心之所萃。即盛德之所致也。

清廟一章八句

增釋許氏曰。秉文之德。總承上二  
濟濟之多士。皆執行文王之德也。對越在天。內  
敬也。駿奔走在廟外。恭也。其心足以對越在天。之  
神則方可以盡駿奔之職。其助祭之臣且如是  
則主祭之君可知。文王之德化於後世如此。則  
無射於人可知矣。

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歲。

烝冬祭名。當時成王在  
洛邑。舉烝祭之禮。曰歲。

云者。歲舉  
之禮也。

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

騂牛者用  
特牲也。清

廟祭文王。載見祭武王。皆因諸侯來見。實周公  
而率以祭也。豈載見之用。與此同時乎。

攝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辭也。

故曰升歌  
歌詩在堂上

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

者。愀

音然如復  
去聲

見文王焉。

言聲音詞氣之  
人如此。轉錄愀容

也。變

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

活字  
壹唱

而三嘆。有遺音者矣。

遺音遺也。未盡音之極。鄭  
故有餘音。大盛則止矣。

氏曰。朱弦練朱弦。

練之使柔而  
練則聲濁。越瑟

練則聲濁。越瑟

底孔也。疏之使聲遲也。

疏通也。音節舒  
徐以象其德也。倡發歌

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

輯錄陳氏曰。瑟聲濁  
而得是質素之聲。非

要妙之音也。此聲初發

一倡之時。僅有三人從  
而和之。言和者少也。以

餘音存焉。故曰有遺音者矣。

漢因秦樂。乾音豆  
音豆

上。輔。蓋之屬。上時掌反。

奏登歌。升歌亦取  
升歌之意。獨

上歌。

此亦做一  
不以為管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徧

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  
漢高祖時。叔孫通因秦  
樂人制宗廟樂。大祝迎

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

漢高祖時。叔孫通因秦  
樂人制宗廟樂。大祝迎

神於廟門則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則奏未至以為行步之節猶古采齊肆夏也乾五上奏登歌云云猶古清廟之樂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之既享也出漢禮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賦也天命即天道也輯錄程子曰言天之自然者曰天道言天之賦子萬物者曰天命

不已言無窮也純不雜也○此亦祭文王之詩言

天道無窮而文王之德純一不雜與天無間以贊文

王之德之盛也文王之德難於形容故舉天道以配之天道本來無二無雜純有不

者故但言其不已則純自見人心之德有純有不純惟文王之德純乎天理故以純稱純則自然不

與與顯對互言之耳其實天道之流行賦子者非不顯著文王之德仁義禮知之盛未嘗不深且遠也但

詩意正欲法乎文王故以不顯歸之純德見其明著而可法猶大雅文王末章之意耳 子思子

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美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

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

不已惟其一於理所以無不純惟其無不純所以無不

此文上之所以與天合德也 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

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無二無雜

間斷先後不息也惟其全體所以不息

假春秋傳以溢春秋傳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

曾孫篤之

何之為假聲之轉也恤之為溢字之訛也收受駿大

惠順也大順者順之之極 曾孫後王也篤厚也○言

文王之神將何以恤我乎有則我當受之以大順文

王之道

受之即服膺勿失之之意蓋存之謂也存之而弗忘則行之而弗悖矣道者純德之見

於行事

後王又當篤厚之而不忘也存之尤弗忘之行

之愈弗悖矣此則嗣王有望於文王之德矣夫文王之德如此而

我未之能者正當閱之庶幾我法之於今曾孫亦無窮之

於後也神會而心得之庶幾我法之於今曾孫亦無窮之

順曰天道不己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己惟其德之不

已故其福澤之及於後人者亦不己凡神之所以恤

我我之所受之者皆其德之不己者為之也我既

有以受之則必有以順之而不違則已既與文

王一矣後人又篤厚之而不忘則後人又與已為一

矣曰駿惠曰篤皆自其

維清維熙文王之典肇禋音迄用有成維周之禋

賦也清清明也緝續熙明肇始禋祀迄至也○此亦

祭文王之詩言所當清明而緝熙者文王之典也

典禮言而祭祀之典在其中清而明之則討論宣布

而文王之典益以著矣清明之功時時繼續之是則

所謂緝故自始祀至今有成實維周之禋祥也

自文王創始循用至於今日而成一代之規儀文制

度煥然可述與國咸休非禋祥而何此清明緝熙之

所致然此詩疑有關文焉

維清一章五句前二篇是頌文王之德此篇是頌文王之典

列文辟音璧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賦也烈光也辟公諸侯也烈文辟公言有武有文之

稱辟舉五等之貢故稱公○此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

則是諸侯錫此祉福而惠我以無疆使我子孫保之

也此一節歸德也於諸侯之詞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

封靡之義未詳或曰封專利以自封殖也封者封培之義猶所

謂貨財也靡汰侈也取之有制則不封用之有節則不靡崇尊尚也戎大

皇大也○言汝能無封靡于汝邦則王當尊汝又念

汝有此助祭錫福之大功則使汝之子孫繼序而益

大之也序者君位相傳之次序也此一節期望而欲

崇之也且念此錫福大功而又將愈益尊崇其子孫

也爾既使我子孫保之我不使爾繼序皇之乎願曰烈文美其德也錫福美其功也無封靡所以

致其戒也崇之皇之所以厚其報也諸侯助祭而有

無疆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

於音呼乎前王不忘

又言莫強於人莫顯於德先王之德所以人不能忘

者用此道也四方訓之其化行也百辟刑之其法著

慕而無此戒飭而勸勉之也此一節言不特無封靡

當進而取法於先王也先王之德如此故人不能忘

其盛則人終有忘之之時崇之望之或中庸引不顯

惟德百辟其刑之而曰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中庸

中庸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篤恭言自厚於德

未嘗見於言動之間也篤恭而天下平所謂至德

微自然大學引於乎前王不忘而曰君子賢其賢而

中庸

之意但謂聖人德盛而人自化之據此一時而言尔如大學所云則有盛德必有善治德業垂於後世思澤流於無窮人自思之不能忘也韓愈朱子曰於乎嘆詞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以既後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又曰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之盛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育之恩也樂其樂者舍哺鼓腹而安其樂也利其利者耕田鑿井而享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已沒世而人猶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

### 烈文一章十三句

此篇以公疆兩韻相叶未嘗當從何讀意亦可互用也

天作高山

音泰

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祖矣岐

沈括

曰後漢書西南夷傳作彼祖者岐今按彼書祖但作祖而引詩薛君章句亦但訓為往獨矣正作者如沈括

有夷之行

叶戶

子孫保之

賦也高山謂岐山也荒治

治荒謂之荒猶

康安也

險僻之意也夷平行路也○此祭大王之詩言天作

岐山而大王始治之大王既作而文王又安之

作屏

之類是荒之作之功也至棟棧拔矣行道允矣而致昆夷之駭喙則安之之功又可見矣於是

彼險僻之岐山人歸者衆而有平易之道路子孫當

世世保守而不失也

天作岐山可為興王之地天作

治處為夷如此其難可不世世保守之乎上對天作

曰荒下對康之曰作荒即作也既能因天所作而作

之又能傳及文王使安之貽謀遠矣永永無疆斯可耳○周之先公稱后稷公劉先王稱太王王季然天

作祀太王思文祀后稷而公劉王季無其詩豈為前

烈視克配彼天者不同勤王家比肇基王寔者有間

一專抑夫子正樂於殘缺之餘本有是詩而亡之也然  
公劉之厚氏王季之受祿施孫子推頌正何互見其  
為有德之宗信矣

天作一章七句詩意首尾主峻山言之故知為祀大王之詩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其基命  
有密於詩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賦也二后文武也成王名誦武王之子也基積累于  
下以承籍乎上者也宥宏深也密靜密也宥則有容而萬理不

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也文武所受之命非成王基之則殆矣故以

頌言天祚周以天下既有定命而文武受之矣一定者  
而不易成王繼之又能不敢康寧而其夙夜積德以

天命者又宏深而靜密不安深則狹而淺不靜

其心文昭武烈之在天下著矣然不緝則間故今能

安靖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也保其所受之命乃朱

語叔向引此詩而言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

文昭定武烈者也昭烈皆光明之義文武之功德顯

為祀成王之詩無疑矣小序以為郊祀天地之詩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此康王以後之詩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叶音之

賦也將奉享獻奉而進之曰將右尊也神坐東向在

饌之右所以尊之也明堂之位帝居中文王居西南

在左而神○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

言奉其牛羊以享上帝輯錄解頤曰將曰我將則所

享曰我享則所以享而獻之者必敬必戒也羊曰維

羊牛曰維牛謂於羊牛之外不敢有加物也此責誠

也之義而曰天庶其降而在此牛羊之右乎蓋不敢必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古惟文王既右

享虛及之

儀式刑皆法也嘏錫福也○言我儀式刑文王之典

以靖天下則此能錫福之文王既降而在此之右以

享我祭若有以見其必然矣儀式刑者取法於文王

者安嗜四方之志無日而或忘也此不特以右享期

之而且先以錫福望之矣是則親之之甚也故用既

字對上文其字以見事帝事親之別輯錄解頤曰其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又言天與文王既皆右享我矣此自上一節言之蓋

右享之則天亦右享之則我其敢不夙夜畏天之威

以保天與文王所以降鑒之意乎輔氏曰夙夜畏天

益至而安靖四方者益公此所以能保天與文王降  
蓋之意也愚謂此又見事帝事親同一畏敬之心如  
此蓋明堂本是親親之禮親親意勝則近乎藝故頌  
殿之祭不曰帝而曰天始不敢必而終復畏其威也  
我將一章十句

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  
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  
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  
成物之時也輔氏曰明堂以父配天固也但周  
公制禮若在武王之時則文王為  
父矣在成王之時則文王又其祖也然則周世  
世皆當以文王配繼周而王者世世皆當以有  
功者配也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與圓  
同立掃地而行  
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器用陶匏無文  
小未如此也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

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即  
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天道至太見  
其可尊而已故以后  
稷配焉后稷遠矣輯錄后稷生於姜  
姬以上更推不去配稷於郊  
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帝則人  
之屬可  
親者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  
以親文王也輯錄曹氏曰以天道事之則稷結  
以為席陶匏以為器蕭栗之牲掃  
地而祭所以尊之也以帝道事之則牛羊以為  
牲簠簋以為器鼎俎之實其薦用熟所以親之  
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  
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尊尊者敬之道  
也說親者愛之道  
道也敬而能愛則意之委  
曲皆盡矣故曰周道備矣東萊呂氏曰於天維  
庶其饗之不敢加一詞焉於文王則言儀式其

典日靖四方天不待贊無聲無臭不容贊也法文王所以

法天也率章惟言長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統

於尊也畏天所以長文王也天與文王一也與

文王一而已但一則畏文王不如法文王之為切一尊一則畏文王不如法文王立言之不同者此故也。已上三條程子則言郊用冬至明堂用季秋者其故如此陳氏則言郊以后稷配明堂以文王配者其故如此呂氏則詳說此詩之義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

賦也邁行也邦諸侯之國也周制十有二年王巡守

殷國語出周禮秋官大行人殷中也與殷視殷同之義同蓋四方時分來如平時也禋即衆也

禋即衆也禋即衆也柴望祭告諸侯畢朝音相禋祭與柴氏

皇望狹以祀山川也五嶽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周官云諸侯各朝于方岳○此巡守

一朝會祭告之樂歌也言我之以時巡行諸侯也

有二年乃一巡守不先時而數不後時而慢且必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所謂時巡也天其子我

乎哉蓋不敢必也巡守之禮所以決和神人而盡天

必以時者事天之至不敢必者畏天之至

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

喬嶽允王維后

右尊序次震動疊懼懷來柔安允信也○既而曰天

實右序有周矣是以使我薄言震之而四方諸侯莫

不震懼又能懷柔百神釋曹氏曰祭法云有天下

皆祭以至于河之深廣嶽之崇高而莫不感格則是

信乎周王之為天下君矣上一節其字與此一節實字允字相對蓋始不敢必

其然而終則信其果然也。若者人神之主。人神服從則信乎天。右序之而若天下無疑矣。子我之意。可於此。輯錄嚴氏曰：天實右序。有周矣。武王之是守也。於諸侯。薄警動之。而莫不震懼。又所至方岳之下。康百神祀。河岳其人。神之受職。非人所能為也。天實右序之也。故天下莫不信武王之宜君天下也。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戰載戰。允王保之。千戈載櫜。櫜古刀弓。

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戰聚橐鞬。橐鞬。疏橐弓衣。一名鞬。肆陳也。夏中國也。

○又言明昭乎我周也。既以慶讓。黜陟之典。式序在

位之諸侯。而慶讓行。王制言不順不敬。有黜地削爵。

以按諸侯之功罪。而升黜之。亦謂式序在位也。又

收斂其干戈。弓矢而益求懿美之德。以布陳于中國。

懿德。義禮智孝弟忠信之類。皆是也。懿德雖人所固有。然不謙求。則不明。不布陳。則不著。此王者

則信乎王之能保天命也。而山川百神禮

則必有以教告之。故賞善罰惡。以示勸懲。偃武修文。

以圖寧謐。使百辟畏威而懷德。天下去危而就安。則

天命之固可必矣。保上天子我之意。當如此。○曰實

右序有周。則信乎天之右序也。曰允王保之。則信乎我

乎我之得天命而為天下主也。曰允王保之。則信乎我

之能保天命也。以天自信。則天猶在彼。以保天命自

信。則天命在我矣。或曰此詩即所謂肆夏。以其有肆于時夏

之語而命之也。輯錄國語注云。

時邁一章十五句。增釋許氏曰。巡狩諸國。出以時

之實。右序有周。何以見之。巡以警諸侯。則諸侯

震懼。而畢朝。巡以禮見之。巡以警諸侯。則諸侯

詩經卷之九

德。肆于時  
夏。路。文也。

春秋傳曰宣公十年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戰千

戈而外傳又以為周文公之頌出周則此詩乃

武王之世周公所作也索隱曰周公蓋曰周文

公。釋錄黃實夫曰特

無愧也。武王巡守之事。詩有時。萬壽有武成時

世也。庚戌。柴望大告。武成識其政事。以示天下。來

昭我周王。天休震動。此莫不震。疊之實也。庶邦

家君。暨百工。受命于周。此式序在位之實也。偃

武修文。歸馬放牛。此非戰。秦之意乎。建官位事

重民。五教。傳信明義。崇德報功。此非懿德。以保

乎外傳又曰。出魯。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以饗

元侯也。韋昭注云。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

夏一名渠。即周禮九夏之三也。樂師掌金奏。凡

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陂夏。

騶夏。杜子春云。王出入奏王夏。戶出入奏肆夏。

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

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

陂夏。公出入奏騶夏。此即所謂。呂叔王云。肆夏

九夏也。昭音韶。齊音齋。騶音教。二說不同。備參

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攷耳。輯錄叔玉

云。肆。遂也。夏。大也。言遂於大位。謂王位也。繁多

也。遏。止也。言福祿止於周之多也。渠。大也。言以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

賦也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競強也言武王持其

自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剛健

悠久乃能成莫大之功武王承肅將之志十三年始

一德而安天下養勇非一日宜其功烈之無競矣明德如

詩經卷之九

上帝使居尊位矣。亦字之義似輕而實重。先王有非常之功。後王有可尊之德。聖賢雖不同而創業守成皆可頌也。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斤斤其明叶謨

斤斤明之察也。言成康之德明著如此也。此則指言實也。繼明以照四方如此。於先王何愧乎。功德足相稱則祭祀可相配矣。武王功烈不特形容成康顯德。故又特致詳如此。

鐘鼓喤喤華彭反叶磬筦將將七羊反降福穰穰如羊反

喤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多也。言今作樂以祭而受福也。此以下言今致祭之事。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簡簡大也。反反謹重也。反覆也。言受福之多而愈益。

既醉是以既醉既飽而福祿之來反覆而不厭也。

格神之具。神來格則降之福矣。敬者受福之本。敬以受福則福之降又無窮也。

### 執競一章十四句

此昭王以後之詩。祭三王無其例。然武王有世

後祭武世室而配以成康與。借曰文世室無詩。則夫子正樂於殘缺之餘。但因所存者存之耳。輯錄按中庸或問云。如諸儒之說。至共王時立武世室。如劉歆之說。至孝王時立武世室。朱子亦以劉歆之說。或然。則是自昭王以下。歷穆國共懿孝四王。而始有武世室也。此或未然。語說見前篇。如呂叔玉解國語。則執競即繫湯信。朱子引之亦特備一說耳。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

命率育叶日無此疆爾界叶訖陳常于時夏

賦也。思語詞文。言有文德也。此所謂文乃蓋法立粒

通書曰烝民乃極至也德之至也。貽遺也。來小麥牟

大麥也。率編育養也。○言右稷之德真可配天。蓋使

我烝民得以粒食者。莫非其德之至也。且其貽我民

以來牟之種。乃上帝之命。以此編養下民者。是以無

有遠近彼此之殊。而得以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於

中國也。此疆爾界是即中國而言之。謂由是而彝倫

中矣。立我烝民已見德之至而奮穀既沒新穀未

升之時又貽之來牟以續食。蓋帝命以此編養天下

之民。而稷能代天以養民也。民生足食自有恒心。稼

穡既已編養乎天下。彛倫斯可編叙於中國。是其立

生民之命。開教化之原文。德之矣。或曰此所謂納夏者

至而真可配天者。於是見之矣。亦以其有時夏之語而命之也。

### 思文一章八句

增釋兵師道曰天之於民育之

命聖人者以此也。聖人所以配天者亦以此也。

文者總言后稷之德。莫匪爾極。以全民之生者

言陳常于時夏以全民之性者言也。粒我者

稷也。命之者意也。後言陳常者富而教之也。

### 國語說見時邁篇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周頌臣工之什四之二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力之爾成。來咨來茹。如預

賦也。嗟嗟重去歎以深敕之也。臣工群臣百官也。公

公家也。釐賜也。成成法也。茹度也。○此戒農官之詩

先言王有成法以賜女女當來咨度也。此一節總戒

官皆有法守而皆宜敬守之。教民稼穡

尤有一定之法。則又人人皆所當知也。

嗟嗟保介維莫音慕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音余於

音烏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農

人疇持耻反乃錢子戔反鑄音傳奄觀銍珍栗反文音刈

保介見月令呂覽其說不同然皆為籍田而言蓋農

官之副也月令天子親載耒耜指之于參保介之御

文高誘曰莫春斗柄建辰夏正之三月也畬二歲田

也於皇嘆美之詞來牟麥也明上帝之明賜也言麥

將熟也迄至也康年猶豐年也眾人甸徒也甸治也

田之庫具錢鈹音挑鉶音鉶鉶皆田器也銍獲耒短鎌

也艾獲也○此乃言所戒之事此一節專戒言三月

一則當治其新畬矣今如何哉新田用功最然麥已將

熟則可以受上帝之明賜夏麥者秋稼之占而此

昭之上帝又將賜我新畬以豐年也新畬既受豐年

一知於是命甸徒具農器以治其新畬而又將忽見其

收成也始終皆以新畬言而舊治之田在其中既

者來牟可為續食之計而西成又為卒歲之謀彼可

以受厥明明於將然則此新畬之康年可知其必然天

賦之足徵如此得不盡人力以待有秋乎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嘻成王既昭假音格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

爾私終二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叶音

賦也噫嘻亦歎詞也昭明假格也爾田官也特是駿

大發耕也私私田也三十里萬夫之地四旁有川內

方三十二里有奇言三十里舉成數也

此本鄭說有誤字孔氏云

當作三十二里又餘百步百步者三分里之一也今按一里三夫十里三十夫三十里則九十夫又三里則九夫又三分里之一則一夫合耦二人並耕也○

此連上篇亦戒農官之詞昭假爾猶言格汝衆庶

出湯蓋成王始置田官而嘗戒命之也

成王戒命之詞今日又以

戒爾當率是農夫播其百穀使之大發其私田皆服

其耕事農人各有其田而各以其力耕之但爾為農官則田即爾之田而耕即爾之事也

人為耦而並耕也蓋耕本以二人為耦今合一川之

眾為言故云萬人畢出并力齊心如合一耦也此

必鄉遂之官司稼之屬禮地官其職以萬夫為界

者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昭假爾為農事也發爾私則發

地利無不盡也服爾耕則欲人力無不齊也成王假於昔嗣王申戒於今周家重農事可謂以世繼

矣蘇氏曰民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而君曰駿發爾

私終三十里其上下之間交相忠愛如此

噫嘻一章八句臣工噫嘻非祭祀樂歌而入於頌蓋頌體也抑豈祈年祈穀之時即

其地以戒農官歟况或以此為龜頌則其列於頌也尤宜矣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賦也振群飛貌鷺白鳥雝澤也輯錄王氏曰辟雍有水鷺所集也在西郊

故雍曰客謂二王之後夏之後杞商之後宋於周為客

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者也天子祭宗廟則歸之以謝所謂作賓王家是也

錄見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此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言鷺飛于西雝之水而我客來助祭者其容貌

脩整亦如鷺之潔白也

親之曰我尊之曰客愛敬兼至以其先代之後也而德容

如此則又有可愛敬之實此即可喜之物也而德容以美可喜之人謂之興體亦可喜

在彼無惡

鳥路

在此無斃

叶丁

庶幾夙夜

叶羊

以

未終譽

彼其國也在國無惡之者在此無厭之者

無惡之者言皆愛之

也無厭之者言皆敬之也在彼在此互言之以見無不愛敬之也蓋非德孚於人而無間者不能及此也

如是則庶幾其能夙夜以求終此譽矣

庶幾者望之之詞也先代之

之後又有德容之美而我誠愛敬之則既有若此之名矣又願其德容之美常然而隨處得人愛敬之

庶幾以日繼日而陳氏曰在彼不以我革其命而有

長保此令名也 惡於我知天命無常惟德是與其心服也在我不以

彼墜其命而有厭於彼崇德象賢統承先王忠厚之

至也 崇德者我尊崇其先聖王之德也象賢者我以其象先聖王之賢也崇其德象其賢而使之奉

其先王之祭祀焉如陳氏說則有彼此相愛敬之意輯錄通釋曰所引陳說在彼無惡之意與上文傳

意微異故朱子初解舊本於此說之下有亦通二字

振鷺一章八句

上一節美之也下一節祝之也喜幸之餘而致願望之意也

豐年多黍多稌

音杜

亦有高廩

力錦

萬億及秭

洛履

為酒為醴丞界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賦也稌稻也黍宜高燥而寒稌宜下濕而暑黍稌皆

熟則百穀無不熟矣亦助語辭數萬至萬曰億數億

至億曰秭丞進界予與洽備皆備也○此秋冬報賽

田事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也

而薦於宗廟之樂歌改本作報賽田事之樂歌輔氏  
以初本為是趙氏以改本為是經文只言烝界祖妣  
未嘗如甫田有以社以方以御田祖等語則似難捨  
經文而用小序之說也。不知改本何以又用小序且  
其說又有序誤二字充為可疑。但言其收入之多至  
今不敢質言特備兩說以俟明者。言其收入之多至  
於可以供祭祀備百禮而神降之福將其徧也。從初  
自酒醴以至滌盛以及內羞黍稷之類所謂百禮也。  
禮無不備則祖妣之降福將其徧矣。若從改本則天  
地山川鬼神不一祭祀之禮亦不一。隨處而得豐年  
之用則將隨事而受豐年之福。所以降福其徧者莫  
非田祖先農方社之所致也。○集  
傳初本無收入之多以下數句。

###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賦也瞽樂官無目者也。

庭廟庭也。輯錄鄭氏曰目無

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

十人有眠瞽三百人相之。○序以此為始作樂而

合乎祖之詩

鄭氏曰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輯錄

此工兩句總序其事也。

設業設虞

音巨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鞀

音挑磬祝

圉

魚女反既備八奏

叶音祖

簫管備舉

以上叶

業虞崇牙見靈臺篇樹羽置五采之羽於崇牙之上

也。輯錄明堂位曰夏后氏之龍龔。龔設之崇牙。周之

人則又於龔上畫繪為龔戴之以璧。應小鞀。鞀。鞀。鞀。

助鼓也。田大鼓也。鄭氏曰田當作鞀。音胤小鼓也。縣鼓周

制也。夏后氏足鼓。殷楹鼓。周縣鼓。置鼓於殿上曰足

之曰楹。鼓植簾拘。縣而擊之曰縣。鼓鞀如鼓而小有柄。兩耳持其柄而

搖之則傍耳還自擊。磬石磬也。祝狀如漆桶。鞀。鞀。鞀。鞀。

寸入寸一以木為之中有椎連底桐之桐音動令平左

右擊以起樂者也圍亦作敵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

七鉏鈺刻為鉏鈺刻者凡以木長尺樂之樂音歷猶

以陰數成之樂止陰也以陽數成之固天地自然之

則歸實焉故敵為伏虎之形則實而巳控苦江反簫編小竹管為之管如遂

即笛併兩而吹之者也此皆堂下之樂也鼓以主平

樂圍以止樂既皆言之而又曰備乃奏又至於

簫管之細亦備舉焉則餘不言者在其中矣

嗶嗶音橫厥聲肅離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未觀

厥成庭字我客一王後也觀視也成樂國也聞苦穴反樂如

韶九成之成楚辭觀者澹兮忘歸即永觀厥成之

故以獨言二王後者猶言虞舜在位我有嘉客輯錄

肅言蔡氏曰虞蓋尤以是為益耳樂以尊和者也然先代

賓丹朱也最為艱至今也我客永觀之則其心之和可知矣

錄通釋曰虞賓在位則舜之作樂以此為盛我有嘉

客則商人作樂以此為盛我客戾止則周人作樂以

此為盛也解頤曰樂聲室皇而和鳴故先祖是聽

有以感乎神也我客戾止永

觀厥成明有以感乎人也

有瞽一章十三句作樂有其人樂作備其器故聲

有瞽音大與音也漆沮七余潛有多魚有鱣張連有鮪

叶于魚音常魚音偃鯉音以享以祀叶逸以介景福叶筆

賦也猗與歎詞潛慘也蓋積柴養魚使得藏隱避

賦也猗與歎詞潛慘也蓋積柴養魚使得藏隱避

寒因以薄圍取之也。或曰：藏之深也。鱣，白鱣也。鱣，魚名。見陳衡門。月令：季冬，

見衡門。人鱣，鱣見小雅。魚鬣，鯉見陳衡門。月令：季冬，

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季春薦鮪。

于寢廟，此其樂歌也。鄭氏曰：冬魚性定，春鮪始來，故

於魚不行，孕性定而肥，充則衆。寒魚皆可薦，春惟獻鮪而已。

### 潛一章六句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見維辟，公天

子穆穆。

賦也。雖雖，和也。肅肅，敬也。相助，祭也。辟，公。諸侯也。穆

穆，天子之容也。公侯其主祭者，天子也。○此武王祭

文王之詩。言諸侯之來皆和且敬，以助我之祭事。

曰：不和則有勉強之心，不敬則有怠惰之意。愚謂

雖雖，至肅肅者，互言以見和敬之兼盡也。和敬兼

則嚴而泰，和而節，禮有全體而德容無所病矣。而天子有穆穆之容也。曰：此

形容其一時致祭之氣象也。愚按穆穆，訓深遠則有

儼而靜之意。蓋駿奔走執豆籩，皆有其人。王無為也

見其容貌氣象如此而已。是則有助祭者之肅穆。然

後有主祭者之穆穆也。蓋欲歸功於助祭之諸侯。故

其詞如此。

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

綏予孝子。叶獎

於，數詞。廣牡，大牲也。肆，陳。假，大也。皇

考，文王也。綏，安也。孝子，武王自稱也。○言此和敬之

諸侯薦大牲以助我之祭事，而大哉之文王庶其享

之以安我孝子之心也。神明而安孝子也。此當神未

降時故曰庶其享之則知主祭者致望之之詞如此  
○對辟公言則曰天子對皇考言則曰孝子語意各  
有所主  
故不同

宣哲曰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白王天叶韻克昌厥後

宣通哲知燕安也。○此美文王之德至此則既右享

極其形容宣哲則盡人之道稱氏曰人惟萬物之靈

謂通則無所窒知則無所蔽文武則備君之德邦武

是聰明睿智入道之盡也文武則備君之德邦武

定亂能文能武故能安人以及于天輔氏曰人道立

安人則安而克昌其後嗣也燕及皇天而天眷之故

及於天也而克昌其後嗣也其効如此。○宜哲文武

皆德也。聖德盛則治功大治蘇氏曰周人以諱事神

功大則福澤深理固然耳蘇氏曰周人以諱事神

文王名昌而此詩曰克昌厥後何也曰周之所謂諱

不以其名號之耳夏商之君不諱名如此不遂廢其

諱與太甲之類皆名也不遂廢其

文也諱其名而廢其文者周禮之末失也輯錄李

少諱事神者如稱文王則不敢斥之曰文王昌書

爾爾元孫某史官不敢斥其名故也如稱王名滿當

時亦有王孫滿襄王名鄭當時亦有稱侯鄭魯武公

名敖而後世之臣有公孫敖觀此則知此詩克昌厥

後噫嘻言駿發爾私皆未嘗諱也孔子作春秋如匡

王名班而書曹伯班簡王名夷而書晉侯夷吾皆未

諱

緩我眉壽叶韻介以繁祉既右音列烈考亦右

文母叶韻彼反

右尊也周禮所謂享右祭祀是也見太祝我將既右

享之亦此意烈考猶皇考也文母大妣也。○言文王昌厥後而安

之以眉壽助之以多福使我得以右于烈考文母也

安之以壽助之以福康強逢吉天下又安故

祭祀之禮無遺典此克昌厥後而致然也

雖一章十六句

此詩凡四節前兩節歸重於諸侯助祭之功後兩節歸重於文王有

德之福

周禮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輯錄樂師注說

者以為即此詩論語亦曰以雍徹然則此蓋徹

祭所歌而亦名爲徹也

載見賢通互碎音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

央於良反偉音華有鶴七羊反休有烈光

賦也載則也發語辭也章法度也法度泛以朝交龍

曰旂陽明也載前曰和旂上曰鈴央央有鶴皆聲和

也偉華見休美也○此諸侯助祭于武王廟之詩先

言其來朝稟受法度其車服之盛如此盛其車服者

也賜

率見昭考以孝以享叶虛良反

昭考武王也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

穆武王當昭故書稱穆考文王而此詩及訪落皆謂

武王爲昭考輯錄通釋曰后穆爲始封之君其廟居

世而文王廟次當穆十六世爲昭三世爲穆逆數至十五

世而武王廟次當昭也此乃言王率諸侯以祭武

王廟也清廟祭文王載見祭武王皆因朝諸侯而率

然有感於先王故率之以供祭是因其載見碑王所

以率見昭考也○言祀事之行非徒以合人心之

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祐後五烈文辟公烝

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叶音古

思語辭皇天也美也。○又言孝享以介眉壽而受多

福。永言保之只是長有之意是皆諸侯助祭有以致

之使我得繼而明之。以至于純嘏也。綴以多福即介

者是已。緝熙于純嘏則明融高朗。又以漸進而氣象

尤為極盛矣。意謂祭祀而得長有其福。是皆諸侯所

錫之福。使我因此福而馴致乎大福也。蓋歸德于諸侯之詞。猶烈文之

意也。因諸侯來朝而使之助祭。因諸侯助祭而得以

及清廟離詩可見。夫使王靈不振。諸侯強不

朝。欲其有助祭之事也。得乎宜其以自頌也。

載見一章十四句。諸侯載見天子。則因其入覲而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叶蕭。有羹有且。七亭。敷。辭。明。

致其旅。賦也。客微子也。所內國名。子爵也。周既滅商。封微

子於宋。以祀其先王。而以客禮待之。不敢臣也。孔氏

曰。客止一人。而重言之。是亦語辭也。殷尚白。修其禮

丁寧殊異。以尊大之也。其典禮文物。羹且未

物。仍因之舊也。不使廢棄。以著一代之法也。羹且未

詳傳曰。敬慎貌。敦琢。選擇也。旅。其卿大夫從去行者

也。○此微子來見去祖廟之詩。而此一節言其始至

也。先代之後。禮物不與時王同。作賓王家。文獻有足

也。微也。而又敬慎威儀。選擇從者。其來之不有如此

則所以尊時王。重祀事者。至矣。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絜。陟立。以絜其馬。上同。

一宿曰宿。再宿曰信。宿宿者宿而。又宿。絜其馬。愛之。

不欲其去也。此一節言其將去也。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追之已去而復還之。愛之無已也。左右綏之。言所以

安而留之者無方也。無良不盡安之道。無事不為

也。淫威未詳。舊說淫大也。統承先王。用天子禮樂。所

謂淫威也。夷易也。大也。易者不難之義。但訓大則於

相此一節言其留之也。時王之息禮所謂福也。亦有

寵遇何以不

有客一章十二句。且敦琢以見粗而致也。尊之

一而足。嚴愛之兼備也。有客一詩既足

於焉皇武王。無競惟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

之勝殷。遏劉耆。音定爾功。

賦也。於歎辭皇。大遏止劉殺耆致也。○周公象武王

之功為大武之樂。以不殺為武。言武王無競之功實

文王開之。而武王嗣而受之。勝殷止殺以致定其功

也。允文者言其實有此文德也。武王之功無與為比

能然豈無所受哉。以實有文德之文王。而將天威則

討其餘不戮一人。而功業遂於大定。斯正以實有之

文武一。道其說當矣。李氏曰。武詩在於止殺。

武一章七句。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首章也。說見宣公

大武。周公象武王武功之舞歌。此詩以奏之。禮曰。朱

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輯錄明堂位注。朱干赤者

冕而執此干戚以舞武王伐紂之樂然傳以此詩為武王所作則

篇內已有武王之蓋而其說誤矣當是周公作

說見桓詩。天作頌太王而下及文王武頌武

王而王上及文王蓋太王之功非文王無以底于

成武王之功非文王無以肇其始此可以見文王功德為最盛也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四之三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叶祖嬛嬛其傾在疚音於鳥

乎皇考叶法永世克孝叶呼

賦也成王免喪始朝于先王之廟而作此詩也閔病

也予小子成王自稱也造成也下夜字相應周至成

王之時可謂成矣而曰遭家不造者王業雖成天下

雖治而成王之心常若未成未治也如此然後能保

其成若自謂已嬛與榮同無所依怙之意疚哀病也

臣衡曰榮榮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

此釋榮榮在疚之意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

此發朝朝之意就者追而及之皇考武王也歎武王之終

身能孝也

念茲皇祖陟降庭叶去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

皇祖文王也承上文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見

其陟降於庭猶所謂見堯於墻見堯於羹也見後漢

楚詞云三公揖讓登降堂只與此文勢正相似大相

作三公而臣衡引此句顏注亦云若神明臨其朝廷

是也臣衡疏曰成王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

日念我皇祖。陟降庭止。師古曰：此言成王常念文武之德，奉而行之，故鬼神上下臨其朝廷也。今按師古解，匡衡之說亦畧與詩意不同，故朱子加一若字。

於乎二字同上皇王，繼序思不忘。

皇王兼指文武也。承上文言我之所以夙夜敬止者，思繼此序而不忘耳。

武王所以永世克孝者，以其盡孝思之誠也。成王敬以承之，繼文武之序而思之亦欲如武王之念文王也。敬以夙夜而思不忘，亦欲如其心慨然欲不重歎之不可得矣。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此成王除喪朝廟所作，疑後世遂以為嗣王朝廟之樂，後三篇放此。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音乎悠哉，朕未有文。

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甚家多難。且

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賦也。訪問落始輯錄曹氏曰：凡宮室始始悠遠也。又如成則落之故，以落為始。夜未艾之文，判分渙散，保安明顯也。輯錄王氏曰：保

憂明顯則無昏塞之患。○成王既朝音朝于廟，因作此詩，以道延

訪群臣之意，言我將謀之於始滋政始，以循我昭考武

王之道，然而其道遠矣，予不能及也。將使予勉強上

以就之，而所以繼之者，猶恐其判渙而不合也。政之不

可及就之而不可合，武王之道遠矣，所謂化不可為者此也。則亦繼其上下於庭

陟降於家，庶幾賴皇考之休，有以保明吾身而已矣。

成王咨訪群臣以率武王之道，再三致其仰望弗逮之詞，而所以率之者，惟在紹庭上下陟降厥家而已。

外而在庭內而在家言行政事皆可師法於此紹之則尚賴皇考之休而有以保明其身矣保其身而使之安明其身而使之顯則武王之道或可及或可及也。增釋許氏曰紹庭上下欲法武王之正朝廷也。陵降厥家欲法武王之齊其家也保明其身欲賴武王之學有本末先後矣。

訪落一章十二句

說同上篇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叶新命不易叶反哉叶反黎叶反無

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叶津

賦也顯明也思語辭也士事也。成王受群臣之戒

而述其言曰敬之哉敬之哉天道甚明其命不易保

也天以主宰言命以其所福祚言其實一而已也嚴氏曰禍福不爽予奪無常李迂仲曰善則福之

淫則禍之我者培之傾者覆之天之道蓋顯矣故其命靡常所以為不易也無謂其高而

不吾察當知其聰明畏爾常若陟降於

吾之所為而無日不臨監于此者陟降厥士無事不

然不可以不敬也天有顯道故其命難保觀天道降

且不易者信然而當重加畏天之功矣。大雅板之末章與此詩相似但此則敬於未怒未變之時彼則

敬於既怒既變之後顯思不易其怒且變者正不難耳

維予小子叶獎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叶獎時仔音有示我顯德行下孟反叶

將進也佛弼通仔有任也。此乃自寫答之之言曰

我不聰而未能敬也然願學焉庶幾日有所就也月

有所進續而明之以至于光明又賴群臣輔助我所

負荷之任而示我以顯明之德行則庶乎其可及爾  
及者及於聰敏之地。聰與不聰係於學不聰則空於物而不能敏必日新又新緝然不已然後可以顯去其窒而馴至於最為難明非羣臣輔助而示以顯明也但功夫至此最為難明非羣臣輔助而示以顯明行則光明不可至蓋欲成王之敬天威王求助惟欲有成也夫群臣進戒欲成王之敬天威王求助惟欲持敬以敬天能敬乎天則天雖顯而命可保矣

敬之一章十二句

敬者君之謙也憂其未能敬而內為學於已外求助於臣是即求所以蓋此敬也學求造於光明而臣復示我以德之顯明則天不在高高在上之天而在吾心之天矣其為敬天也大於是

子其懲

直升反

而此必後患莫予葬

晉經反

蜂自求辛螫

反

肇允

反

彼挑蟲拚

芳頰反

飛維鳥未堪家多難

反

予又集于蓼

音了

賊也懲有所傷而知戒也懲慎幸使也蜂小物而有

毒肇始允信也挑蟲鷓鴣小鳥也拚飛貌鳥大鳥也

鷓鴣之雛化而為鷓故古語曰鷓鴣生鷓言始小而

終大也輯錄陸氏曰說苑云鷓鴣巢於葦君繫之以

機雀化轉為鷓埋雅曰俗呼蓼辛苦之物也○此亦

訪落之意成王自言予何所懲而謹後患乎葬蜂而

得辛螫信挑蟲而不知其能為大鳥此其所當懲者

蓋指管蔡之事也然我方幼冲未堪多難而又集于

辛苦之地群臣奈何捨我而弗助哉有所懲於前受

所悔於已故有所賴於人德慧術智恒存乎夜疾信

哉輔氏曰此詩悔之極反之至憂之深慮之遠求助

之意雖不言而可見矣

小忠一章八句

蘇氏曰小忠者謹之於小也謹之於小則大患

無由至矣閔子小予之思念文武訪落之專法

其往事以謹慮而皆有皇皇不及之意焉四篇盡一特詩也

載芡載柞

側百反叶疾各反

其耕澤澤

音釋叶徒洛反

賦也除草曰芟除木曰柞秋官柞氏掌攻草木是也

解錄雜氏掌殺草秋柞而芟之注含澤澤解音散也實曰芟芟其繩則不成熟矣

凍塗釋土膏動故解散

千耦其耘祖隰祖畛

耘去苗間草也

釋錄謝氏曰去其根秀釋解之類

隰為田之處也

田畔也

以上四句自墾辟耕治以至耘苗為一節

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有賔他感其饒于縣

媚其婦有依其士

與以叶

有略其耜

叶養里反

俶載南畝

叶蒲委反

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衆子弟也疆民

之有餘力而來助者遂人所謂以疆予

上聲任聲田同

者也注云疆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若餘夫然愚

任田仍有餘力也故曰疆予謂之疆予左右之曰以太

宰所謂間音開民轉移執事者太宰云間民無常職轉

若今時傭力之人隨主人所左右者也使之左則左

貧衆飲食聲也媚順依愛士大夫也言餉婦與耕夫相

慰勞去聲也釋錄嚴氏曰夫耕婦鑿驪略利俶始農事

也此又覆言耕治之時然將言耕治而先以主伯更

力齊天倫和于推舉趾及  
時事於此數語可見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叶呼 酷反

函含活生也既播之其實含氣而生也  
此播種以至萌芽之時

驛驛其達叶化有厭其傑

驛驛苗生貌達出土也  
此生出之時厭受氣足也傑先長

者也此長未齊之時

厭厭其苗縣縣其庶

表顯反

縣縣詳密也應耘也  
此已盛當耘之時。此十四句又自耕田播種苗生苗長以及

耘苗為一節

載穫濟濟子禮反有實其積子賜反萬億及秭為酒

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濟濟人眾貌實積之實也積露積去声也此言豐年之利足以供

祀者如此

有飶蘭即反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

飶分香也未詳何物胡壽也輯錄胡氏曰楚辭云桂酒椒漿古人以椒釀酒

以扶高年養疾病疏益法保民者又曰胡以燕享賓客則邦家之所以光

也豐盈氣象在於養賢有賢而無以共養去声耆老則

胡考之所以安也酒食所以養老者之躰也。此言豐年之利足以尊賢養老者又如此

此而連上文十句為一節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叶音振古如茲無韻未詳

且此振極也言非獨此處有此稼穡之事非獨今時

有今豐年之慶蓋自極古以來已如此矣猶言自古

有年也此三句自為一節耕耘收穫稼穡之事也蓋  
時此處之所有而推言普天之下自  
古以來無不有蓋極其頌美之詞也

載麥一章三十一句

此詩未詳所用然辭意與豐年相似其用應亦

不殊下篇放此初本無其用應亦不殊一句改

句則不足以定此詩之用無下句則不足以定  
後篇之用必合二本而兩存之則或祭宗廟或  
報田祖先農方社而  
三詩所用無不同矣

麥楚側良耜叶養俶反載南畝叶蒲

賦也嚴利者嚴整而鋤利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叶呼

說見前篇此播種

或來瞻女音汝載筐及筥式亮其饌伊黍

或來瞻女音汝婦子之來饁者也饁音餼筐筥饌具也此

下八句耘耔之事輯錄饌與餉同自家之  
野謂之餉謝氏曰其餉則以黍炊飯也

其笠伊糾叶其其鍤音其斯趙直子以薺呼毛荼蓼

糾然笠之輕舉也趙刺棘芒為刺薺去上聲也荼陸草

蓼水草一物而有水陸之異也今南方人猶謂蓼為

辣蓋字荼或用以毒溪取魚即所謂荼毒也

荼蓼朽止叶莫黍稷茂口反止

毒草朽則土熟而苗盛

穫之桎桎珍栗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毗志如

櫛側瑟以開百室

控控獲聲也。栗栗積之密也。擗理髮器言密也。百室一族之人也。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輯錄見地官大司徒比族）人輩作相助，故同時入穀也。（輩作者同輩，此以下皆取獲以後事。）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盈滿寧安也。

民富而安，天下之福也。豐年之所賜者，如此。輯錄謝氏曰：農夫終歲勤動，婦子有儲畝之勞，不得安逸，今農功已畢，皆得閒暇，農夫之心安，婦子之心亦安也。

殺時惇

如純反

牡有秣

音其角

叶盧反

以似以續續古

之人無韻未詳

黃牛黑唇曰惇

小序以此詩為秋報社稷之詩，孔疏當以黃故用黃牛黑唇之惇，愚謂此詩若從朱子初本以為宗廟樂歌，則周人用辭，牡赤黃曰惇，黃曰

黃，其文如此耳，亦可通矣。特掾曲貌續謂續先祖以

奉祭祀

先。祖嘗奉祭祀矣。我奉祭祀以續先祖之事。志家給人足，本固邦寧，所願遂矣。祭祀可廢，先人之禮乎？以嗣以續，宜其汲汲然而不取緩也。此良雅一

詩之大旨也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載受良耜，皆頌農功而已。然農功之有成，即神既之所

也。若為宗廟樂歌，則豐年載受，烝畀祖妣，良耜續古之人詩人之意，尤為明白而易見。

周禮齋章凡國祭，時則擊土鼓，籥，詠頌以息老

物，王氏以為亡之或疑，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

受良耜等篇，即所謂詠頌者，其詳見於燕風及

大田篇之末，亦未知其是否也。

絲衣其紵

字詳反

載弁俶俶

音求

自堂徂其有羊，祖牛

鼎乃代 鼎及亦鼎 叶律 兕觥其觶 音旨 酒思柔不吳

音 不教 音 胡考之休

賦也絲衣祭服也。絲潔貌。戴戴也。弁爵弁也。士祭於

王之服。大夫以上戴冕。士則爵弁而已。 輯錄疏爵弁

亦而微黑。如爵頭然。依依。恭順貌。基。門塾之基。 門側

謂之塾。疏云。廟門外西夾室之堂。基也。按圖。門之中

向塾前之地為基。此蓋門內西塾前之。 基即堂下之南隅與西階相直處也。 魯犬。鼎。鼎。鼎。

鼎也。思語。辭。和也。吳。諱也。○此亦祭而飲酒之詩。

頌無飲酒之時。而嚴。禮。特。性。祭之前。夕。宗人視濯。視

入。即前視濯。視牲者。此諸侯士之祭也。豈天子宗廟

之祭。則以烈文。獻。顯。相。以。絲。衣。獻。視。濯。視。牲。者。與。此

類。推。矣。言。此。服。絲。衣。爵。弁。之。人。此。齊。明。盛。服。之。謂。也。

也。門。堂。視。壺。濯。盥。豆。之。屬。 祭祀設洗于作階東南

几。席。兩。敷。在。西。堂。蓋。弁。自。西。階。 降。在。東。序。簋。豆。劍。在。東。房。

至。東。序。入。東。房。乃。及。西。堂。也。 降。自。西。階。至。西。階。之。南。方。東。北。而。以。濯。具。告。主。人。也。

蓋。此。時。主。人。在。階。下。東。北。上。故。東。北。而。告。之。盥

及。簋。豆。之。類。告。濯。几。又。視。牲。從。羊。至。牛。反。告。充。 牲。在

席。不。洗。者。告。具。而。已。 故。反。告。之。反。者。復。其。已。句。乃。舉。鼎。審。音。告。索。鼎。亦。在

故。處。也。充。猶。肥。也。 正。當。門。若。牲。北。牲。禮。之。次。也。行。禮。有。其。又。能。謹。其。威

居。鼎。南。少。近。西。 儀。不。誼。謹。不。怠。傲。禮。飲。酒。有。其。故。能。得。壽。考。之。福。此。則

也。 也。向。之。視。濯。視。牲。今。之。獻。酌。飲。酒。始。終。一。於。禮。而。無。違。其。享。禮。必。然。也。

絲衣一章九句 此詩或緇依牛膝柔依並叶基韻或基柔依並叶

緇韻

於音鏢式灼反王師導養時時純熙矣是用大介

我龍受之躋躋居表反王之造叶祖載用有嗣叶音

實維爾公允師

賦也於歎辭鏢盛遵循時勢也語同熙光介甲也所

謂一戎衣也龍寵也躋躋武貌造為載則公事允信

也。此亦頌武王之詩言其初有於鏢之師而不用

退自循養與時皆悔既純光矣天今方新玉業昌盛

此絕光之時也然後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後人於是寵而受

此躋躋然王者之功其所以嗣之者亦維武王之事

是師爾武王之師盛矣然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

功矣一有用武而繼其事則時如之何哉亦曰必以其時如武王耳補氏曰武王之用武也不先時而

不後時而舞是則能師武王矣

酌一章八句

此篇重在時字。武頌止殺酌頌謂頌所當頌矣

酌即勺也內則十三舞勺即以此詩為節而舞

也然此詩與齊般音盤皆不用詩中字名篇疑取

樂節之名如曰武宿夜云爾武宿夜大武別名禮記云舞莫重於

武宿夜注武曲各正義云武王至商亦正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故名稱舞嚴氏曰酌

其時措之宜也姑存之

綏萬邦力注反豐年天命匪解佳賣反桓桓武王保有

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音鳥昭于天皇以間之

賦也綏安也桓桓武貌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輯錄見老子後

武而武王克商則除害以安天下故屢獲豐年之祿  
武王在天子傳所謂周饑克殷而年豐  
莊子云是也之武王用兵然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厭也故  
此桓桓之武王桓桓有不休息之意保有其士信之專  
任之而用之於四方以定其家綏萬邦者會朝清明  
官位事而致乘拱之治矣其德上昭于天也間字之  
義未詳傳曰間代也言君天下以代商也於昭于天  
則德益顯位益固矣武此亦頌武王之功豐年征伐  
王用賢之矣又如此武此亦頌武王之功豐年征伐  
之當天心可驗矣然天又不惟應以豐年而遂止也  
所以眷之者不已使其任賢亦不已用以經營天下  
大定乃致武王之德益昭于天而君天下以代商也  
詩意本謂武王之德益昭于天而君天下以代商也  
心故其効驗之餘又得効驗如此耳而必本  
諸歷解之命者以此聖人之所為莫非天也

桓一章九句

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六章則今之篇次蓋已  
失其舊矣又篇內已有武王之謚則其謂武王

時作者亦誤矣朱子謂今之篇次已失其舊則

二字言其說則又以左傳之說為非是又舉武王  
多不可信朱子引之特備一說耳武桓二詩皆  
然則實詩亦當序以為講武類禡馬嫁之詩豈

後世取其義而用之於其事也歟維清天作武

有成命六詩同一類正所謂以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祖維求定時

周之命於音繹思

賦也應當也敷布時是也繹尋繹也於嘆辭繹思尋

繹而思念也上繹思指言其所事之可繹思者下繹思是欲其繹思之也○此頌

文王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也諸本王字作武字誤蓋首句是

頌文王之功其下五句則言今日大封功臣之意朱子不取左傳之說故下文以其子孫二字貼我字持

而指當時大封之君而言於武王無與也言文王之勤勞天下至矣其子

孫受而有之然而不敢專也布此文王功德之在人

而可繹思者尺寸之地皆文王功德而可繹思之實也以賚有功而往求

天下之安定又以為凡此皆周之命而非復商之舊

矣遂歎美之而欲諸臣受封賞者繹思文王之德而

不忘也文王功德我當受之今乃以其功德敷布於人者正以圖謀治功尔然則爾諸侯既受今

日之恩其可忘哉我受艱難之業行封賞惟欲安定乎天下爾受賚予之命為諸侯尤當思念乎文王也

### 賚一章六句

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三章桓詩有武王字為大武之六章

可此詩無武王字而以為大武之三章則未必然也而序以為大封於廟

之詩說同上篇

於音鳥皇時周陟其高山吐果山喬嶽允猶翕許

反河敷天之下蒲侯時之對時周之命

賦也高山泛言山耳隨則其狹而長者喬高也嶽則

其高而大者墮山喬嶽即高山而疊言之耳山言允隨嶽言喬則山之高者至此極矣允

猶未詳或曰允信也猶與由同翕河河善泛溢善多也

今得其性故翕而不為暴也翕收斂也允猶翕河猶言泛河水之安流也

哀聚也對谷也○言美哉此周也亦自歌者其巡守而登此山以柴望又道於河以周四嶽

處言允猶

翁河則四嶽皆備矣言此以凡以敷天之下莫不有見嶽瀆其備而勞之甚也

望於我故聚而朝之方嶽之下以吞其意耳時周之命義見

上篇故傳不重釋。此行祭告朝觀諸侯涉險海遠

非徒然也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

以天下之人心仰望如此得不有以吞之乎斷命也

周天子之命也政令方新典章文物不相沿襲臣民

宜知所更化矣

般音一音七句

般義未詳此與時邁同一類皆朝會祭告之類

氏曰般遊也

### 詩經疏義會通卷之十九

### 魯頌四之四

魯少皞之墟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成王以封

周公長子伯禽今襲慶東平府沂密海等州即

其地也輯錄襲慶府今兗州府東平府今東平

州並隸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故賜伯

禽以天子之禮樂魯於是乎有頌以為廟樂其

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以其皆稱美

不謂之風而謂之頌輯錄王氏曰魯頌皆以美

其君於宗廟無預其詩似用以燕樂此頌之

也舊說皆以為伯禽十九世孫僖公申之詩

孔氏曰從周公數今無所考獨閔宮一篇為僖

公之詩無疑耳夫以其詩之僭如此然夫子猶

錄之者蓋其體固列國之風而所歌者乃當時

之事鄭衛武公亦有頌美之詩而十則猶未純

於天子之頌天子之頌則歌於宗廟之若其所

歌之事又皆有先王禮樂教化之遺意焉祭祀

脩闕宮饗外夷皆禮樂教化之遺意則其文疑若猶可予上也况

夫子魯人亦安得而削之哉然因其實而著之

而其是非得失自有不可揜者亦春秋之法也

春秋之法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輯錄考素曰亦如存雅亂之詩使后世有見其非耳非謂其

言之或曰魯之無風何也先儒以為時王褒周

公之後比於先代故巡守不陳其詩而其篇

不列於大師之職是以宋魯無風其或然歟

蘇氏曰春秋之際大國皆有變風宋魯獨無風有頌鄭氏云宋王者之后魯聖人之后是以天

子巡狩不陳其詩所以禮之也或謂夫子有所諱而削之則左

氏所記當時列國大夫賦詩及吳季子觀周樂

皆無曰魯風者其說不得通矣魯之醜惡無如文姜之事夫子

存於齊風既可見矣

駟古榮駟反牡馬叶蒲在坳古榮之野叶上薄言駟

者叶章有驕反有皇有驪力知有黃以車彭彭

叶鋪思無疆思馬斯臧

賦也駟駟腹幹肥張貌幹謂馬脇張大也邑外謂之郊郊外

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坳傳

遠野驪馬白跨曰驕輯錄疏郭璞曰跨解開也黃白

曰皇純黑曰驪黃驛曰黃彭彭盛貌以之駕車然則跨者所跨據之處思無

疆言其思之深廣無窮也臧善也○此詩言喜公牧

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此言信公牧馬之盛用序說也但前云舊說以魯頌四篇

皆為信公之詩今無所考獨闕宮為信公詩無故美

之曰思無疆則思馬斯臧矣立心遠者言不為一時之計而為悠久之謀也

馬之蓄息非一日能然其可以計近功乎衛文公秉心塞淵而駛牝三千

亦此意也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故詩人以之頌美其君如此輯錄呂與叔曰古之賢君誠心

以行善政其效皆若此非獨牧馬而已通釋曰美文公之馬則言其馴而壯者有十六種之毛色蓋

各極其盛而言皆以見其國之殷富也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駝音佳音有駝符悲有

駟馬以車伾伾符不反思無期思馬斯才叶前西反

賦也倉白雜毛曰駝黃白雜毛曰駟赤黃曰駝青黑

曰駟伾伾有力也輯錄駟伾常並易攀悲反無期猶無疆也才材

力也馬有材力則其盛壯可知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駝徒河反有駝有駟

音留有雜以車繹繹叶七反思無駝叶七反思馬斯作

賦也青驪驪曰駝色有深淺斑駁如魚鱗今之連錢

駝也白馬黑鬣曰駝赤身黑鬣曰駝黑身曰駝曰雜

音洛繹繹不絕貌駝獸也有厭駝則不能悠久作奮起也言與起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音因音有駟洪音返叶

有驪音算有魚以車祛祛起居反思無邪叶祥反思馬斯徂

賦也陰白雜毛曰駟陰淺黑色今泥驄也形白雜毛

曰駮形去蒙骿開去曰驪在骿而白也曰驥驥驥

蓋膝下二目白曰魚似魚目也祛祛疆健也徂行也

一捷而能行馬之姿其性也○思無邪者心之正也心

適於理故詩人以此終之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

之曰思無邪蓋詩之言美惡不同或勸或懲皆有以

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解錄朱子曰如正風雅頌等語

詩可以使人知戒懼人讀好底詩固是知勸若讀不

好底詩便知得此心不可如此所以讀詩者便思無

邪也蓋詩之功用如此又曰所謂得情性之正者然

其明白簡切通于上下未有若此言者故特稱之以

為可當三百篇之義以其要為不過乎此也學者誠

能滋味其言而審於念慮之間必使無所思而不

於正則日用云為莫非天理之流行矣此借思無邪

用之蘇氏曰昔之為詩者未必知此也孔子讀詩至此

而有合於其心焉是以取之蓋斷章云爾此可以論

而不可意也

此句之意也

駟四章章八句反覆頌美輯錄解頌曰言駟則每

則每章異詞見其名色之不實也言駟則每

同詞見其地有常所官有常職初不病民居而

妨民田也於車曰彭彭言其盛也任任則盛而

有力釋釋則盛而不絕祛祛則盛而強健皆自

彭彭而推言之也於馬曰斯斯言其善也斯才

則材之良而非驚斯作則氣之盛而方壯斯才

則力之健而致遠皆自斯賦而推言之也思

日無疆言其心之遠也無期則遠之無窮無

能正皆自無疆而推言之也

有駟必有駟必彼乘繩黃夙夜在公在公明

明叶漢振振鷩鷩于下叶後鼓咽咽鳥醉言舞

于胥樂音号

興也駟馬肥強貌詩意正道燕飲之事非美其人之

駟字與在公二明明辨治也辨則不離治則不亂道

字相呼應耳振振群飛貌鷩鷩羽舞者所持或

明蓋勤勞治理以坐或伏如鷩之下也咽與淵同鼓聲之深長也或曰

鷩亦興也鷩指春鉏言胥相也醉而起舞以相樂

也此燕飲而頌禱之詞也

○有駟有駟彼乘壯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

鷩鷩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号

○有駟有駟彼乘駟呼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

以始歲其有叶君子有穀詒孫子叶于胥樂号

興也青驪曰駟今鐵駟也載則也有有年也穀善也

或曰祿也貽遺去也頌禱之詞也政事之餘得為

豐年以養民有善道以貽後則又可繼此而為

也集傳以為頌禱則願之詞蓋有唐風蟋蟀好樂

無荒之意○增釋許氏曰馬雖起興亦以富盛者言

之也在公明明者事上盡職也在公飲酒撫下以恩

也載燕則又言夙夜無所事惟燕樂

耳故上言樂舞容節而后惟頌禱也

詩

有駉三章章九句

一章燕方盛二章燕將畢三章因燕飲而進頌禱之詞

思樂泮

音泮

水薄采其芹

其芹

魯侯戾止言觀

其旂

叶其

旂旒旒

旒

鸞聲噦噦

噦噦

無小無

大從六公子邁

賦其事以起興也思發語辭也泮水泮宮之水也諸

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

半壁以其半於辟離故曰泮水而宮亦以名也芹水

菜也

韜本草曰水蘄一菜也名水英可作蔬味甘

戾至也

此在泮水見魯侯之來故有陳其事

而執用采芹觀旒

為相應之語也

旒旒飛揚也噦噦和也此飲於泮

宮而頌禱之詞也

此章言其方至之始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居表

其馬蹻蹻其音昭昭叶之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賦其事以起興也

此與下章則承首

蹻蹻盛貌以音

為德音輔氏以為集傳遺此一句愚謂其音昭昭即色笑之聲音也二語相貫是以前朱子略之色和

顏色也

謙已誨人在泮宮故也○此章則既至之時聲音笑貌接於人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芣叶謨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

肯酒永錫難老

叶魯

順波長道

叶徒

屈此群醜

賦其事以起興也芣音芣菜也葉大如手赤圓而滑

江南人謂之專菜者也

輯錄本草注曰專菜三四月

以後名塊專

長道猶大道也

屈服醜衆也

司服群衆

輔氏曰群醜雖言大衆而准夷已包在其中矣愚謂淮夷為魯國大患故此願其有以馴服之此其發端

之語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詞也

此章方為飲酒之時而進其祝頌如此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

允武昭假去格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祐侯五反

賦也內明其德外慎其儀則可以為昭明也假與格

同烈祖周公魯公也祖以烈稱則文武之德可知其

格之則能盡夫繼述之孝而福自我致矣此正以起

下四章之意蓋周公魯公皆有在淮夷之功今欲致

其福已以服淮夷非允文允武不能也○此章言備

已以敬固可以為法於下民然敬非謹慎畏縮之謂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叶蕭矯矯

虎臣在泮獻馘古獲反叶淑問如皋陶叶夷反在泮獻囚

賦也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也格闕也不降

也謂流善也問訊囚也囚所虜獲者蓋古者出兵受

於學成者定及其反也釋奠於學而以訊馘告王制

注曰釋奠真幣禮先師也訊馘所生獲斷耳者故詩人因魯侯之在泮而願

其有是功也上章之穆穆因敬慎而為起語此章之

未必有是也祝願之爾輯錄李迂仲曰古者建學養

才在此飲酒在此受成在此獻功在此則學校之制

不為徒設有補於風化多矣

○濟濟子禮反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他歷彼東南

賦也心叶廣推而大之也德心善意也不告于訥在泮獻功

起於編急宏大寬狄猶邊也東南謂淮夷也蒸蒸皇

皇盛也不吳不揚肅也不告于訥師克而和不爭功

起於編急宏大寬狄猶邊也東南謂淮夷也蒸蒸皇

皇盛也不吳不揚肅也不告于訥師克而和不爭功

也此連下章以將士言所以終矯矯虎臣之意也

○角弓其觥音求束矢其搜色留戎車孔博徒御無斃叶

反約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叶宜式固爾猶淮夷卒獲叶黃

賦也觥弓徒貌五十矢為束或曰百矢也搜矢疾聲

也博廣大也無斃言競勸也競勉逆違命也蓋能審

固其謀猶則淮夷終無不獲矣能備弓矢車徒以克

未也但審固其謀不迷不奪則獲之可必矣○征伐

之道用武在下發謀在上智勇兼濟成功可期二章

亦皆祝頌之意也

○爾後飛鵠叶驕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戶佳懷我好音

憬九永彼淮夷來獻其琛反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興也鵠惡聲之鳥也黹桑實也憬覺悟也琛寶也元

龜天二寸輯錄史記龜千歲滿尺二寸輔氏賂遺去

也南金荆揚之金也此章前四句與後四句如行葦

首章之例鵠鵠惡鳥也而懷我好音淮夷惡類也

作泮宮而獲淮夷則以文德受伊祐此章又總結之皆

征伐而獲淮夷則以武德受伊祐此章又總結之皆

泮水八章章八句一草始來二章既至三章飲酒

以申屈此羣醜之意五章以後專以馴服淮夷

為祝而終屈此羣醜之意也輯錄胡庭芳曰蘇

公以為泮宮億公因舊而修是以不見於春秋

至於克淮夷則亦以為為疑而朱子於三章以下

以為為頌禱之詞蓋以為為信公存日之詩也竊謂

春秋經也魯頌亦經也今幸有魯頌以補春秋

閔反宮有恤况域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元音其德不回

閔反筆位况域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元音其德不回

上帝是依叶音無災無害彌月不遲叶陳是生后稷降

之百福叶筆黍稷重直龍稂音六植微力穉音六穉音六麥叶

奄有下國叶于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求許

奄有下土續禹之緒象呂

賦也閔深閔也官廟也血清靜也此句與於稷實實

鞏固也枚枚藎密也猶言精時蓋修之故詩人歌詠

其事以為頌禱之詞而推本后稷之生而下及于信

公耳輯錄孔疏作者將美信公追述遠祖上陳姜媯

所以者曾之由回邪也依猶眷顧也說見生民篇先

種曰植後種曰穉輯錄疏重稂植穉生熟奄有下國

封於郃也種植百穀以功祿土是緒業也禹治世

水既平后稷乃播種百穀教民稼穡則無此疆尔界

雖平何以為民用哉。下國指郃言。下土則以天下

言稷止封於郃而教民稼穡則偏乎天下也身親稼

穡而獲封有郃之地教民稼穡而

能繼大禹之功此章專言后稷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

武續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叶上無貳無虞上

帝臨女音敦商之旅克成厥功叶居王曰叔父扶

建爾元子叶于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扶雨

賦也翦斷短音也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

往之於是而王迹始著蓋有翦商之漸矣此言大王

詩全卷之三

心也此言武王而敦治之也咸同也言輔佐之臣同

有其功而周公亦與焉也數商之族猶言敵討之師也此言武王諸臣而周公

在其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元子魯公伯禽也啓開

宇居也此述成王錫封告命之詞此章言大王文武繼世而成業伯禽以父而受封魯之所以

有國者如此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

之孫莊公之子叶贊龍旂承祀叶養六轡耳耳春

秋匪解音懈叶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

以駢犧虛宜虛是饗是宜牛奇牛降福既多章後

二周公皇祖亦其福女音

賦也附庸猶屬城也小國不能自達於天子而附於

大國也若類史上章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此乃

言其命魯公而封之也莊公之子其一閔公其一僖

公知此是僖公者閔公在位不久未有可頌此必是

僖公也輯錄閔公名啓方史記云名開耳耳柔從也

春秋錯舉四時也忒過差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功於

王室故命魯公以夏正孟春郊祀上帝配以后稷天

以冬至祭天魯諸侯也不敢純用天子之禮牲用駢

牡皇祖謂羣公尊稱后稷曰皇祖總稱諸公亦曰僖

公皇祖又降之福此章以後皆言僖公致敬郊廟而

神降之福國人稱頌之如此也此章言魯公受封子

又善於致祭如此則格

神受福乃其必然也

○秋而載嘗夏而福衡叶戶反白牡駢剛儀尊將將

七羊反毛包薄交反馘側吏反羹叶盧反籩豆大房此下當

如鐘鼓皇萬舞洋洋孝孫有慶羊反俾爾熾而昌

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

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賦也嘗秋祭名福衡施於牛角所以止觸也周禮封

人云凡祭飾其牛牲設其福衡是也秋將嘗而夏福

衡其牛言夙戒也夙戒其事白牡周公之牲也駢剛

魯人之牲也白牡殷牲也周公有王禮故不敢與文

武同魯公則無所嫌故用駢剛魯名不正則言不順此

武輯錄疏說文曰剛特也何伯善曰用白者比儀

畫牛於尊腹也或曰尊作牛形鑿其背以受酒也

謝氏曰儀尊盛酒則特特而盛美毛魚周禮封人祭祀有毛魚之豚

注云爛似廉反去上聲其毛而魚之也爛以火燎之也或

馘切肉也羹大羹鉶音刑羹也大羹大古之羹音煮

肉汁不和去聲盛平聲之以登貴其質也禮云大羹湆不

和注不和無益菜又見特牲饋食禮鉶羹肉汁之有菜和者也盛之鉶

器故曰鉶羹大房半體之俎足下有跗音敷如堂房也

房俎大可萬舞名震騰驚動也輯錄曹氏曰不驚如

載半舞三壽未詳鄭氏曰三卿也或曰願

公壽與岡陵等而為三也鄭氏說優。自俾爾熾昌

熾而昌盛大也壽而臧悠久也以盛大悠久之福而

而愈無窮矣此章承上章專以致祭受福言

○公車千乘

繩證反叶神陵反

朱英綠縢

徒登反

二矛重

直龍反

弓

叶姑弘反

公徒三萬具胄朱綬

息廉反叶息捷反

烝徒增增戎狄是

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

未反

黃髮台背

叶蒲寐反

壽考與試俾爾昌而大

叶特計反

俾爾耆

而艾

吾蓋反叶五計反

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叶暇懸反

賦也千乘大國之賦也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

車一乘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步卒七十二人

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千乘之地則三百十六里有奇

音也

縱橫當得三百一十六里半

朱英所以飾矛

朱英以朱羽為之懸於矛之

句綠縢所以約弓也

以縹正也二矛夷矛首矛也

夷矛長二丈四尺首矛長二丈重弓備折壞也徒步卒也三萬

數也車千乘法當用十萬人而為步卒者七萬二千

人然大國之賦適滿千乘苟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

故其用之大國三軍而已

公車十乘國賦之常數公徒三萬則出軍之定數

三軍為車三百七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為步

卒不過二萬七千人舉其中而以成數言故曰三萬

也

三軍總甲士一千一百二十五人特重車者九千三百七十五人共一萬五千人餘二萬七千人為

步貝胄貝飾胄也朱綬所以綴也

綴綬也以朱綬增綴貝而飾胄也

增衆也戎西戎狄北狄膺當也荆楚之別號舒其與

國也懲艾承禦也信公嘗從齊桓公伐楚故以此美

之車徒衆盛器械精好故師而有功此美其已然之事也而祝其昌大壽考也壽

胥與試之義未詳王氏曰壽考者相與為公用也蘇

氏曰願其壽而相與試其才力以為用也王氏說優

作朋例之可見昌而歲則盛且大矣壽而富則久而

又盛矣如是而又得黃髮台背之臣以為之用則又

將盛大悠久而愈無窮也此章美其功而祝以福如此

○泰山巖巖叶魚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

至于海邦叶卜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賦也泰山魯之望也詹與瞻同此二句與商邑翼翼

孔疏泰山在齊魯之界其陽則龜蒙二山名

魯其陰則齊一國皆以為望也龜蒙二山名

國志泰山即博縣有龜山荒奄也大東極東也海邦

蒙陰縣有蒙山在西南近海之國也此與下章又反畏其詞專以擴奈士字

東方魯邦是常二句之意蓋必能使國勢尊嚴足以

攝人心收衆望而內外遠近無不服之然後乃為魯

侯之功也可願哉輯錄曹氏曰淮夷來同則淮南

夷在魯之南者同來會盟莫敢不率循而順從也

○保有鳧繹叶七遂荒徐宅叶達至于海邦淮夷蠻貊

賦也鳧繹二山名輯錄李迂仲曰禹貢徐州驛陽孫

異鳧山在兗州鄒縣東南三十里宅居也謂徐國

也諾應辭若順也○泰山龜蒙鳧繹魯之所有其餘

則國之東南勢相連焉音可以服從之國也能守土

疆而盡東南諸國又皆歸於魯莫不

心悅誠服之此尤詩人之所願也

○天錫公純嘏叶果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

之字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叶滿宜大夫庶士鉏里

邦國是有叶羽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賦也常或作嘗在禘之旁許許田也魯朝音宿之邑

也朝會止宿之邑在天子之郊孔氏曰常魯南鄙許

皆魯之故地見侵於諸侯而未復者故魯人以此是願

僖公也令妻令善之妻聲姜也壽母壽考之母成風

也閔公八歲被弑必是未娶其母叔姜亦應未老

成風莊公之妾叔姜莊公夫人哀姜之姊此言令妻壽母又可見公為僖

公無疑也有常有也兒齒齒落更生細者亦壽徵也

以願其享壽考以復侵疆矣又願其燕安喜樂之餘

也此章蓋以前數章之意約言之

來之松新甫之栢叶浦反是短音短是度待各反是

老天反松音角有鳥叶七反路寢孔碩叶常反新

廟奕奕叶弋反奕斯所作孔曼音萬且碩音萬萬民是若

賦也徂來新甫二山名輯錄羅氏曰地理攷異徂來

甫山在汶陽縣八尺曰桑鳥大貌路寢正寢也新廟僖公所

修之廟此或謂姜嫄廟或謂閔公廟又或以謂僖公

廟則不當及周公皇祖以上曰僖公廟則詩正為公

祝頌之信固未薨也朱子初說以為魯之羣廟似矣

而周公皇祖以上又有典與摯則又可疑故但以謂

信公所修之廟也然因祭羣公而推本所自來則謂

之羣廟然矣奚斯公子魚也作者教護屬音燭功課章程也

教者指令也護者監視也屬功曼長碩大也萬民是

若順萬民之望也輔氏曰此章本其所以作頌者言

闕宮九章五章章十七句內第四章二章章八句

二章章十句

一章專言后稷以見魯人所自出二章言先王創業周公輔之亦見魯國

所由始三章言僖公繼魯公之序能修郊廟之

祭以致福四章美其祭祀而祝其受福五章美

其武功而祝其受福六章七章以土字充斥為

僖公最大之福八章以諸福畢至為僖公全備

之福九章乃言作廟則也

今日所以頌之之由也

舊說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

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多寡不均雜

亂無次蓋不知第四章有脫句而然今正其誤

出師奏凱必於學故泮水專以訓服淮夷言致

祭受福必於宗廟故闕宮總以享受福祿言

致

魯頌四篇二十四章二百四十三句

釋錄王

商頌四之五

契為舜司徒而封於商傳十四世而湯有天下

其後三宗迭興書無逸舉中宗大戊高宗武丁

宗與大戊武丁合為二宗漢孔氏謂及紂無道

祖甲即大甲蔡氏非之未知孰是

為武王所滅封其庶兄微子啓於宋脩其禮樂

以奉商後其地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

音猪之野其後政衰商之禮樂日以

放失七世至戴公時大夫正考甫得商頌十二

篇於周大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詩而又

亡其七篇然其存者亦多闕文疑義今不敢強

通也輯錄孔氏曰正考甫生孔父嘉孔父嘉生

遷魯為防大夫故曰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

紇叔梁紇生仲尼則正考甫是孔子七世之祖

周用六代之商都亳宋都商丘皆在今應天府

樂故有商頌商都亳宋都商丘皆在今應天府

亳州界今亳縣屬直隸鳳陽府

封商今上維商是也至湯凡八遷

與音余邪與置我執音挑鼓奏鼓簡簡行我烈祖

賦也猗歎辭邪多置陳也

來舊物常州之簡簡和大也行善且樂也烈祖湯也記曰商

人尚聲臭味未成滌音狄蕩其聲臭未成未用灌也味

者動而發散之義樂所以樂三闋若穴然後出迎牲

味未成滌音狄蕩其聲臭未成未用灌也味

即此是也此一節專以鼓言蓋鼓者衆音之主

成以此也舊說以此為祀成湯之樂也

湯孫奏假音格綏我思成執音挑鼓淵淵叶於嗉嗉管聲

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音烏赫湯孫叶思穆穆厥聲

湯孫主祀之時王也假與格同言奏樂以格于祖考

也綏安也思成未詳鄭氏曰安我以所思而成之人

謂神明來格也禮記祭義曰齊音齋之日思其所居處

上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五教思其所嗜居

即其地而言笑語即其人而言言皆在齊三日乃見其

所為音去齊者所為齊者指所祭之先祖言如齊以禮

也者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入室致祭於周

也者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見其在神位

也者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見其在神位

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入薦發疑出戶而

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薦畢闔戶其若聞其

思以漸而深祭之見聞亦以漸而著也祭義之文止

此輯錄何氏曰馬氏云倏然言其貌肅然言其容氣

倏然肅然愾然蓋誠之不可揜也此之謂思成上

鄭氏蘇氏曰其所見聞本非有也生於思耳此二說

近是蓋齊而思之祭而如有見聞則成此人矣鄭注

頗有脫誤今正之鄭注本云安我淵淵深遠也嗒嗒

清亮也鼓為衆音之主管則樂之小者磬玉磬也堂

上升歌之樂非石磬也穆穆美也赫有光輝貌升歌

入音之中磬尤難諧今者作樂降神而堂下之樂與

堂上之磬聲相諧如此赫赫然湯孫爾之樂可謂

美矣極其庸鏞通輯錄大數數然盛也奕奕然有次序也蓋上

庸鏞通輯錄大數數然盛也奕奕然有次序也蓋上

文言鞀鼓管籥作於堂下其聲依堂上之玉磬無相

奪倫者至於此則九獻之後詳小祀一獻祭社稷五

祭先公七獻大鍾鼓交作萬舞陳於庭而祀事畢矣

享先王九獻祭將畢時樂盛作如楚茨言鐘

鼓既戒鼓鐘送尸亦其一微也嘉客先代之後來助

祭者也夷悅也亦不夷懌乎言皆悅懌也先代之後

宜多感慨而難悅今其悅懌如此則樂之感人可知

輯錄解頤曰湯孫奏假緩我思成始焉人固因樂以

致其感格之效也於赫湯孫穆穆厥聲終焉樂固因

人而成其和声之美也至於鏞鼓之數數然而盛也

萬舞之奕奕然有次序也則不特幽有以感乎神而

嘉賓在位亦無不夷懌者矣獨言嘉客者尊之也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

恪敬也言恭敬之道古人所行以行訓作不可忘也祭將

思古人之敬蓋恐禮行既久而式有愆也事有始終敬無間斷於此可見閔馬父曰先聖

王之傳恭猶不敢專不敢專明其不自來也稱曰自古古曰在

昔昔曰先民自古又推在昔在昔又推先民如湯之敬禹之祗舜之恭堯之敬愈推之而其

傳愈遠也

頌于烝嘗湯孫之將

將奉也言湯其尚顧我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者致

其丁寧之意庶幾其顧之也神不敬非類故曰此湯孫之所將也則祖孫之

間精神相感其享之也必然矣

那一章二十二句

閔馬父曰外傳魯語正考甫校商之名頌以那為首

名頌頌之美者其輯之亂曰云云自古在昔以下四

也篇章既成撮其大旨以為亂即此詩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祐候五反申錫無疆及爾斯所

賦也烈祖蕩也秩常申重也爾主祭之君蓋自歌者

指之也斯所猶言此處也○此亦祀成湯之樂言嗟

嗟烈祖有秩秩無窮之福可以申錫於無疆是以及

於爾今王之所而脩其祭祀如下所云也輔氏曰凡

奉祭祀於先祖者皆先祖之福有以錫彼於子孫也愚謂此一節與離詩篇末同意

既載清酤叶候反賚我思成叶音常亦有和羹叶音即既

戒既平叶音旁駿中庸作奏假音昂無言叶音昂時靡有

爭叶音章綏我眉壽黃耇無疆

酌酒叶字誤賚與也思成義見上篇和羹味之調

節也輯錄曹氏戒夙戒也夙戒猶云素定蓋言豫敬其事而備之有道也平

猶和也言未均儀禮於祭祀燕享之始每言羹定言

食大夫禮少牢饋食禮等篇注定猶熱也蓋以羹熟

為節然後行禮定即戒平之謂也未用之先已戒之方用之時又平之

饗中庸作奏正與上篇義同蓋古聲奏旅相近族聲

轉平而為饗耳或謂烈祖不言樂則所奏者何物耶

增釋吳師道曰中庸奏假無言章句奏進也進而

感格於神明極其神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列

祖饗假傳依中庸作奏謂與上篇同義按上篇那無

湯孫奏假傳言奏樂以格于烈祖則奏字義不同無

言無爭肅敬而齊一也是無爭統而言之皆敬也

言其載清酌而既與我以思成矣神即降則已來

假於未灌及進和羹而肅敬之至則又安我以肴

黃者之福也行禮而盡其敬則神之降福又然也

盡物盡志如此是以始約軼切支錯衡叶戶八鸞七羊以假音以享

良反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音來

約軼錯衡八鸞見采芑篇鶴見載見篇輯錄通釋曰

倉倉烝烝民韓奕作八鸞鸞鸞此詩作鶴鶴言助祭之

諸侯乘是車以假以享于祖宗之廟也降神曰假獻

大而天降以豐年黍稷之多使得以祭也假之而祖

考來假享之而祖考來饗則降福無疆矣諸侯之來助祭如此

則我受天賜可以供祀事故爾來與我格享之際即能致其格享無留難此福可謂甚大矣蓋既歸功於

助祭諸侯又推今日之福而以為昔年所賜也○此詩三無疆申錫無疆則前日之福及於今黃者無疆

則今日之福及於後皆言其久也降福無疆則因感格祖宗之易而見今日之福甚大耳福之大者亦可謂之無疆矣

顧子丞嘗湯孫之將

說見前篇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

域彼四方

賦也玄鳥亂也春分玄鳥降高辛氏之妃有娥音為

女簡狄祈于郊禊亂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其後

遂為有商氏以有天下事見史記宅居也殷地名芒

芒大貌言封商而古猶昔也帝上帝也武湯以其有

武德號之也追述之故稱古言天又正治平也域封

境也○此亦祭祀宗廟之樂而追叙商人之所由生

以及其有天下之初也此一節言契與成湯先後受

興起之故也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叶羽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叶

養里在武丁孫子叶獎

方命厥后四方諸侯無不受命也命者天子九有九

州也此二句是覆說正武丁高宗也言商之先后受

天命不危殆故今武丁孫子猶賴其福此一節言諸侯無不受命

而天下無不歸商如此可見祖宗受命甚固矣是以

子孫永承受福而無窮也所謂先后者蓋兼契與成

場言之而受命不殆又以申上文天命帝命之意耳

此上二節說先王以下三節皆說今嗣王以發在

武丁孫子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音龍旂十乘音大糝音是承

武王湯號而其後世亦以自稱也龍旂諸侯所建交

龍之旂也大糝黍稷也承奉也○言武丁孫子今襲

湯號者其武無所不勝天下之事無難舉者於是諸侯無不奉

黍稷以來助祭也此一節言嗣王克肖先王而有以

如此福之在武

丁孫子可見也

止居肇開也開則開闢之義前言王城若因其固有

域則非惟嗣守故疆而又擴充

之以見後王之武靡不勝也

言王畿之內民之所

止不過千里而其封域則極乎四海之廣也此一節

雖有制疆域則無限居中而能制

四海來假音格同來假音格祁音荷祁音荷景音荷負音荷維音荷河音荷殷音荷受音荷命音荷咸音荷宜音荷

何音荷反音荷百音荷祿音荷是音荷何音荷如音荷字音荷

假與格同祁祁衆多貌來格祁祁則大禧是

承之諸侯在其中矣

景負維河殷受命咸宜

止肇域彼四海川虎

同蓋言周也河大河也言景山四周皆大河也何任

秋傳亦曰商湯有景毫之命是也負與下篇幅隕義

河之義未詳或曰景山名商所都也見殷武卒章春

同蓋言周也河大河也言景山四周皆大河也何任

秋傳亦曰商湯有景毫之命是也負與下篇幅隕義

河之義未詳或曰景山名商所都也見殷武卒章春

同蓋言周也河大河也言景山四周皆大河也何任

秋傳亦曰商湯有景毫之命是也負與下篇幅隕義

河之義未詳或曰景山名商所都也見殷武卒章春

平也春秋傳作荷先有今王受命咸宜故宜何此百  
節言人心歸極者衆良由山河鞏固而致然然山河  
外其所以不改其舊者以天命之不替於今耳君中制  
孫子可見也此與上一節相應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此詩首尾皆以天命為重意  
謂先王因天命而得天下故  
有以詒子孫之福後王因天命而不失乎地利  
故天下諸侯皆畏威而助祭者即先王所詒之  
福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

楚絕句

天問禹降首下  
土方蓋用此語

外大國是疆幅隕

音既

長有娥

息容反

方將帝立子生商

賦也

濬音深

去聲

長久也方四方也外大國遠諸

侯也幅猶言邊幅也隕讀作負謂周也

幅隕即境之義

有

賦也濬深哲知去聲長久也方四方也外大國遠諸

侯也幅猶言邊幅也隕讀作負謂周也

賦也濬深哲知去聲長久也方四方也外大國遠諸侯也幅猶言邊幅也隕讀作負謂周也

賦也濬深哲知長久也方四方也外大國遠諸侯也幅猶言邊幅也隕讀作負謂周也

也王者道尊之號

言道尊而不言道王蓋道王之禮始於周且湯之祖父主壬主癸未

掌稱曰王不應舍主癸而獨王契此待於祭祀之桓

武撥治達通也受小國大國無所不達言其無所不

宜也有武勇能治之德則得國不率循獲禮越過發

應也言契能循禮不過越遂視其民則既發以應之

矣又能循禮而行身無不正故民應之相士契之孫

也截擊齊也至是而商益大四方諸侯歸之截然整

齊矣列烈光大也鄭氏曰相士當夏后之世承契之

士之功擴充如此可謂有德之宗矣然比於契其後湯

次七十里起豈嘗中衰也與此章言商之王業與起

勢有不可遏者矣

○今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違聖敬日躋

齊禮達達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賦也湯齊之義未詳蘇氏曰至湯而王業成與天命

會也降猶生也達達久也祗音支敬式法也九圍九州

也○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先祖指契與相士言之也天

命未嘗去之以至於湯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

時其聖敬又日躋升以至昭假于天久而不息惟上

帝是敬謂之聖敬則非若常人之敬而已日新又新

一如此皆不敬以天命自恃故帝命之以為法於九

州也既當此時而得天人會合之機又有此敬以致

而立人極也此見成湯起為天子之故

○受小球音求大球音求為下國綴張衛流音流何音何天之

休不競不練音求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道音道

賦也小球大球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贊之玉

也鄭氏曰小球鎮圭尺有二寸大球大圭三尺也皆

天子之所執也釋錄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注美玉也春官典瑞云王摺大圭執鎮圭注

大圭朴素無文鎮圭象四鎮之山下國諸侯也綴猶結也流旗之垂

者也言為天子而為諸侯所係屬音屬如旗之繆音繆

旒所綴著長入也旒猶卷阿所謂四方為綱易所謂

狗係之又從維之皆以喻其固結而不散也何荷競強練緩也優優寬裕

之意適聚也天休即以綴旒言百祿即以天休言

氏曰湯為諸侯所附屬如此皆上天休言

之命使然也而所以然者由其有中正之德

故能聚此百祿耳愚謂此與下章皆言

受福之故此章言其以中和之德而受福也

○受小共音恭大共為下國駿音峻厖莫邦反

何天之龍叶丑敷奏其勇不震不動叶德不難反

不練小勇反百祿是總子孔反

賦也小共大共駿厖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共

之貢也鄭氏曰共上声執也猶小球大球也蘇氏曰

共珙通合珙之玉也傳曰駿大也厖厚也釋錄嚴氏

大國之共貢惟薄取之所以大厚天下也董氏曰齊詩作駿駟謂馬也韓

曰此當從駿駟之義以龍寵也敷奏其勇猶言大廷

其武功也懃恐練懼也此與上章文勢同皆因其功

如此固天之所寵而致然然用武之際少動其心則

論語卷第十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音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

漢書作過阿音苞有三葉五音反莫遂莫達叶

反悅允有有截韋顧既伐叶房昆吾夏桀

賦也武王湯也玄鳥稱武湯此又稱武王蓋湯其本

稱烈祖亦虔敬也言恭行天討也曷過過或曰曷誰

何也苞本也葉旁生萌葉也言一本生三葉也本則

夏桀葉則韋也顧也昆吾也皆桀之黨也鄭氏曰韋

彭姓顧昆吾已姓○言湯既受命此承上三章帝命

載旆秉鉞以征不義桀與三葉皆不能遂其惡王之師

除殘戰而天下載然歸商矣初伐韋次伐顧次伐昆

吾乃伐夏桀當特用師之序如此用師之序必先剪

暴如此

木○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叶贊降于卿士

里實維阿衡叶戶實左音右商王

賦也葉世震懼業危也承上文而言昔在則前乎此

矣此字指成豈謂湯之前世中衰特與允也天子指

湯也允信也猶後降言天賜之也即齊彌卿士則伊

尹也言至於湯得伊尹而有天下也輯錄所謂五百

其間必有名世阿衡伊尹官號也言實維阿衡又言

重於伊尹之功如此輯錄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

六句首章專言契二章兼言契與相土三章四章

五章言成湯興起之故六章言其征伐次第

詩經卷之三

七章言其得輔佐之功

序以此為大禘之詩。蓋祭其祖之所出。而以其

祖配也。蘇氏曰。大禘之祭所及者遠。故其詩歷

言商之先后。又及其卿士伊尹。蓋與去聲祭於禘

者也。商書曰。茲予大亨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

之見盤庚是禮也。豈其起於商之世歟。今按大禘

不及群廟之主。此言相士及此宜為禘祭之詩

然經無明文不可考也。四時之禘不陳毀廟之

已毀未毀之主而祭之此及相士則為大禘之詩矣

捷他達反彼殷武奮伐荆楚。架面規反入其阻。裒民

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象呂反

財也捷疾貌其良威神速殷武。殷王之武也。

冒犯也謂袁聚也。叛則散以亂袁而聚之湯孫謂高

宗。舊說以此為祀高宗之樂。蓋自盤庚沒而殷道

衰。楚人叛之。高宗捷然用武以伐其國。入其險阻。以

致其衆。盡平其地。使截然齊一。皆高宗之功也。以功

於後者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歟。

愚聞之先君子梧岡翁曰。高宗伐鬼方。朱子以為荆

楚。蓋荆楚之地。好鬼自古而然。下至戰國之際。猶尔

驗諸原九歌可見也。

○維女音汝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都氏反

羗。莫敢不來享。叶孟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賦也。氏羗。夷狄國在西方。享獻也。世見音曰王三日

世荒服之君世見輯錄見秋官大行人孔氏  
曰謂其父死子繼及嗣王即位乃來朝也 ○蘇氏

曰既克之則告之曰爾雖遠亦居吾國之南耳昔成

湯之世雖氏羗之遠猶莫敢不來朝曰此商之常禮

也况汝荆楚曷敢不至哉輔氏曰此言荆楚既來之後慰安而戒教之如此愚

謂此舉來者以戒近者之當然也

○天命多辟音日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

適 直華 稼穡匪解 音解叶 訖刀反

賦也多辟諸侯也來辟來王也適謫通○言天命諸

侯各建都邑于禹所治之地而皆以歲事來至于商

以祈王之不譴曰我之稼穡不敢解也庶可以免咎

矣言荆楚既平而諸侯畏服也

○天命降監下與下民有嚴叶五不僭不濫不敢

怠違命于下國叶越封建厥福叶筆

賦也監視嚴威也僭賞之差也濫刑之過也違暇封

大也○言天命降監不在乎他皆在民之視聽則下

民亦有嚴矣天之視聽在民則聰明惟賞不僭刑

不濫而不敢怠違則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此

高宗所以受命而中興也畏天在於畏民公賞罰動

如此則得天而得民矣不僭濫執中也不怠違特

地命于下國即所以大建其福也上天之福顧有大

於祿以國者乎此章乃高宗所以中興之故凡刑

楚之來庭諸侯之畏服功業之顯著福祿之久長皆

○商邑翼翼四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

且寧以保我後生

叶桑經反

賦也商邑王都也翼翼整敎貌極表也赫赫顯盛也

濯濯光明也言高宗中興之盛如此整敎明盛皆以中興氣象言

壽考且寧云者蓋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我後生

謂後嗣子孫也殷道中衰國勢頽靡四之慢易而弗復為民極聲威大著無遠弗加而又歷年多施澤於民久人心天命鞏固俾子孫世世治安此中興之功所以不可及也

商周中興之功見於詩者高宗宣

王是也宣王之政衰於莫年徵諸史可見祈父黃鳥

諸詩之怨刺宜或有之故一傳王幽王大棄周繼遂

東高宗則由傳說而聞聖人之學始終一德嘉靖然

邦再世且有祖甲保惠庶民不侮寡寡

毀之再造如此二王之功業詎不遠哉

○陟彼景山叶胡是斷短是遷方

斷反是虔松栢音角有挺五連旅楹有閑叶胡

成孔安連反

賦也景山名商所都也九九直也遷徙斷髮之也遷徙之使來也

方正也虔亦截也正之以繩墨然後削之以斧斤挺

長貌旅衆也閑閑然而大也寢廟中之寢也安所以

安高宗之神也此蓋特為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

三穆之數此廟在周為世室既成始祔而祭之之詩也高宗

七世親盡而立廟此詩其作於帝乙之世乎然此章與闕宮之卒章文意

略同未詳何謂此章言作廟闕宮言修廟文意畧有同者輔氏曰當是闕宮取法於此也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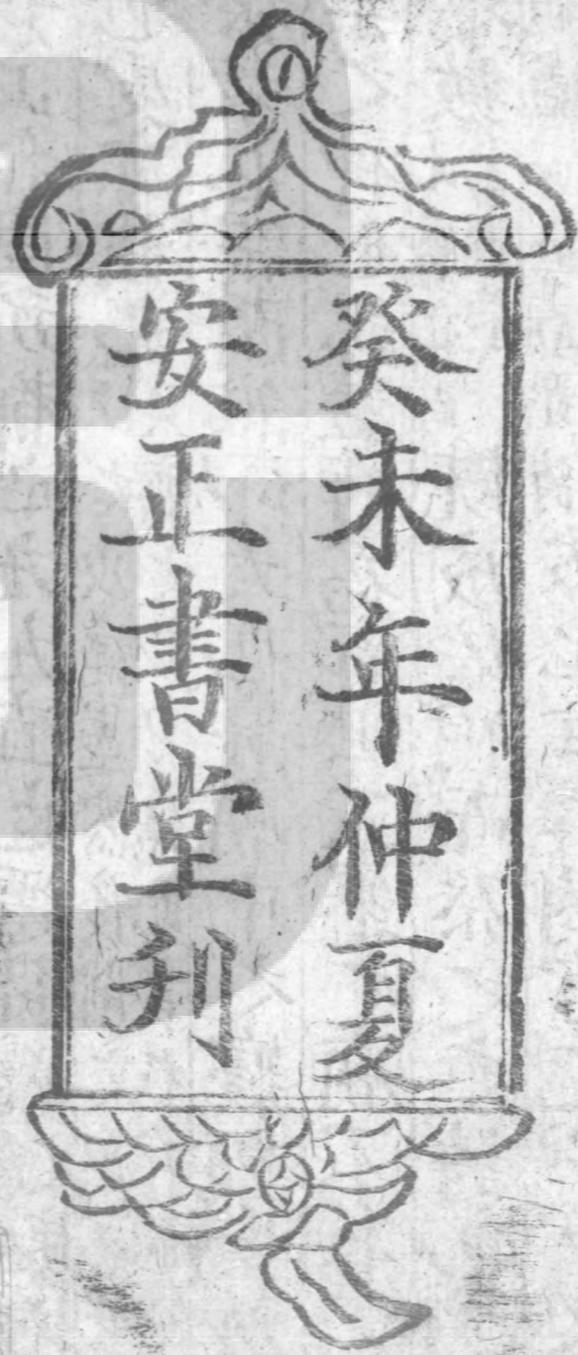
籀伐楚之功二章述戒楚之詞二章言諸侯來服四章本中興之故五章極言中興之盛且長

六章則言今日作廟以祭如此○增釋許氏曰高宗中興之功必惟伐荆楚為大故作頌者惟

此

此以見殷之復治者在是蓋蠻夷猾夏聖人所憂四夷來王盛德所及也一章伐楚而楚人服二章楚既服而可繼成湯三章諸侯皆從四章為治有道而天降之福五章中興之盛卒章廟成而祭也

商頌五篇十六章一百二十四句



癸未年仲夏  
安正書堂刊

詩經疏義會通卷之二十終



